# 重編張仲景傷寒論證治發明溯源集

序

生者天地之大德也域中操生人之柄者三曰君曰相曰醫夫君相調陰陽御六氣噓為雨露噫為雷霆其生人也宜配之醫非其倫曰子獨不推夫醫之所

祖爭昔者神農造醫藥与飲食俱起而本草作焉黄帝岐伯問荅之書三墳無傳存者素問而巳天下萬世之死而致生之皆此二書矣流傳既久或者乃假其書以殺人譬之於儒詩書叢

塚也夫生人者書殺人者亦書何以救之救之則仍以書自張仲景著傷寒書發明素問之意而王叔和亂之後千斯年莫救其失中間亦嘗有人稍加是正而述焉不精語焉不詳故生人

之功寡焉天來先生以醫世其家其為醫也騰天潛淵出鬼入神若忘若遺若思若迷忽焉而得投之皆適嘗遘危疾幸不死矣顛活千人既而曰吾老矣顛不易盈也其著書乎於是以素

問爲經以仲景書爲緯自叔和以下合者擇之謬者摘之疑者擇之混者晰之辯正三部九候十二經二十四氣與夫八脉五藏三焦六府四時之病如畫棋局如觀掌果此書成活者豈干

人而已嘗與先生論醫之爲道若君相之治國大黃芒硝蕩滌癥結而元氣不固雈然而亡此商鞅之治秦也參苓耆朮滋養營衛而邪氣不除釁然而空此太叔之治鄭也醫者以曾參之

相齊而兼孔明之治蜀乃可以
起晉侯之膏肓療桓侯之骨髓
先生聞余言未曾怖以為河漢
此書之成猶前志也嗚呼泰極
則剝中古而降民之無罪而死
者死于兵死於刑死于水火死

於飢寒而復死于疾病醫之所治者疾病耳然苟能生之民已去一死矣先生既以醫生人而復以書告天下後世之生人者雖謂先生之書補君相之所不及可也

康熙戊子長至日同里年家眷

弟嚴虞惇書

# 自序

夫天地間風寒暑溼之邪皆可為病人若中之失治而致夭枉者多矣雖古聖立法載在靈樞素問兩經之中奈其義淵深人莫能解追漢長沙守張仲景憫宗族之論亡傷橫夭之莫救乃

勤求古訓博採衆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并平脉辨症為傷寒卒病論合十六卷實祖述黃岐之经義論廣伊尹之湯液追神農體箕子而作也其書統載於金匱玉函經中華佗見之而嘆曰此

書可以活人晉玄晏先生皇甫謐作甲乙經其論治傷寒唯長沙一人而已宋文潞公藥準云仲景書為羣方之祖所以後起諸賢雖千變萬化各鳴其所得而無能踰越其矩度者自西晉太醫令王叔和編次仲景方論

十卷附入已意為三十六卷而卒病論六卷早已遺亡不復得覩矣至宋成無已尊奉叔和又註為傷寒論十卷今所行於世者究僅七卷而前後舛錯六經混淆使讀之者茫無緒端檢閱者湯難尋討如少陽諸證雜入

太陽篇中合病併病撒處三陽前後結胷痞症曾不分別陰陽臟結三條分隸四卷首尾中風傷寒紛出麻黃桂枝雜陳壞病無從安置疑為久遠遺失溫病不知方法謂非作者所長致後人不知隨症之治而壞病遂無

治法槩以麻黄桂枝治溫而溫病每致云已凡此皆叔和編次之失無已註釋之病也及宋奉議朱肱活人書一出始變長沙之定法而攪亂經文可稱作俑明節庵陶華截江網殺車槌告成盡廢仲景之原文而奄為己

有實爲僭竊新安方有執痛闢其非條辨因之而作江左喻嘉言指摘其謬尚論由此而成然皆經義未馴豈能澄清其濁亂陰陽莫辨安能洞悉其淵微漢以魯鈍之質自知謭劣焉能少窺其淵奧賴 先人力學仰聆

訓誨於童年昔以知非之歲忽
犯傷寒將成不起續得痛痺幾
殞其軀既得復蘇因念兩世食
德非立功何以報稱九死重生
唯活人乃可云酬擔必治瘡千
人方為滿願既而思之恐願太
難盈無如闡發先聖精微務使

派通遠播俾業醫者臨症可以
辨疑處方得其精當庶可以全
天地之大德極生民之危殆但
三十年來風塵、、舊學荒踈
因遂發憤陳書奮志苦讀晝夜
揣摩寒暑無間惟未得經旨因
注素問廿篇然後更發仲景書

讀之遇隱義未明必披羅經傳鈎玄索隱或沈思默想輒閣筆連旬仲景之文或有脉無證或有證無脉或有方無法或有法無方凡遇艱難無不殫心竭慮不敢少有怠忽務必闡發淵妙極盡精微真所謂爬羅剔抉刮

垢磨光者也至於終似之間鮮不盡力申明若見昔人誤謬之必極共辨論雖或負罪於前賢之或有裨於後世但自愧學力粗疏識見短淺或理深未達或舛錯難明姑存疑而有待備叢端于後起繼續奚寡若賢智以

挺生曷其有極竊謂立言之意蓋欲使天下後世皆蒙先聖先賢之澤令沈疴奇疾悉治生和長養之仁是以直溯源流深窮根柢推求靈素辨論陰陽援古證今分經辨證令讀之者知病所自起及所由生且明其立法

之義用藥之因倘得道理分明自然識見朗澈但聖經難讀學者畏難苟非潛心揆索刻意研精焉有不求而自至者哉烏乎道風久壞邪說橫行漸漬日久入人甚深訛偽相沿傳習難改恐一言之綿力不足以迴傾倒

之狂瀾半隳之微光豈能照漫、之長夜乎姑錄存之以俟英賢繼起自能發先聖之意旨為吾道之干城設以余言為糠粃之導而極書其廣大精微則斯道之幸也斯民之幸也余又何慊焉

虞山錢後人錢潢天来甫識

凡例

傷寒論一書。按長沙公自序原云傷寒卒病論合十六卷。至西晉王叔和編次之後其卒病論六卷。早已云亡。後人不得復見。相傳謂叔和又次爲三十六卷。至宋成無已。因王氏之遺書。又註爲傷寒論十卷。非唯仲景之舊不得復覩。即叔和之書。亦杳不可見矣。第閱叔和所作傷寒序例一篇。其妄用經文。創立謬說。亦殊不足觀。不若遺亡之爲愈也。其成氏註本。原云十卷。今行於世者。究僅七卷。以辨脉平脉爲第一卷。其言原係仲景原

文。亦不爲過。但第二卷傷寒例一篇。乃王叔和所作。非仲景原文。因何亦列於七卷之中。而反居仲景六經之前。非唯文理背謬。且冠履倒置。棼亂錯雜矣。其第七卷雖有霍亂陰陽易。及瘥後諸復症。允爲仲景原文。而後之諸可與不可。又非長沙之筆矣。何以知之。其卷首云。夫以疾病至急。倉卒難尋。故重集諸可與不可方治。比之三陰三陽爲易見也。如此語氣。確爲叔和所集。況大法春宜汗。及春宜吐秋宜下之說。於理未通。均屬可删。故皆去之。但就三陽三陰六經之證治。正變之不同。剖

明其立法之因，闡發其制方之義而已。共二十二篇，仍分十卷，悉依仲景之舊。

太陽一經而分上中下三篇者，其源始於唐許學士棌微，明新安方中行先生作傷寒條辨，遂因其說而分三篇，以風傷衛爲上篇，寒傷營爲中篇，風寒兩傷營衛爲下篇。江右喻嘉言先生作尚論篇，亦不改其法而仍爲三篇。雖不知長沙立論時作何次序，而以理推之，可稱允當。今不敢變易其法，仍作三篇。陽明一經，舊未分篇，而仲景原文中已先設問答云：病有太陽陽明，有正陽

陽明有少陽陽明此即仲景分篇之義也據此分篇大都不失作者之意或亦未爲不可耳尚論雖分三篇而曰不從茲起見故次序未清今依仲景原文分作三篇而於太陽陽明篇內又以能食者爲中風不能食者爲中寒分作二段庶令讀者了然自無疑惑至於少陽一經成氏註本及方註皆短簡寂寥不滿數節即喻本所有所增亦不過廿條而已其餘柴胡湯證應在少陽篇者皆誤入太陽篇中經絡溷淆篇帙紊亂殊不成篇今以少陽首條往來寒熱胸脇苦滿小柴胡主之之一條

爲主病處以小柴胡爲主方。通推其變證不同者。如柴胡桂枝湯。柴胡桂枝乾薑湯。及柴胡芒硝湯。柴胡加龍骨牡蠣湯等。皆小柴胡湯之變法也。悉隸於後而成上篇。庶令散亂者各歸本篇。易於尋討。又以合病併病附續於後。以盡三陽經之變態。而三陽之證治終矣。太陰條治無多。而霍亂一證。亦屬太陰寒邪所致。故以之附後而作一篇。少陰屬坎。雖爲陰藏。而眞陽藏於寒水之中。乃陰極陽生之處。最不宜於無陽。故專重湯氣。然陽邪熾盛。耗竭眞陰。使津液喪亡。亦非細故。前輩皆雜亂

不分。尚論已分兩篇。殊爲合法。今更爲條分縷析而爲前後兩篇。庶令涇渭分流。則陰陽易辨。厥陰一經。爲陰氣已極。猶天地之陽氣已長。且欲出地。故爲陰陽相半之經。所以厥熱互見。難以分篇。即下利諸證。亦有陰陽寒熱之分。爲三陰之所並有。雖已見於少陰篇中。而又滙於此篇之盡處者。亦以厥陰經陰中有陽。多癰膿便血之證。故又總聚於一篇之中也。其陰陽易。及瘥後諸復證。乃病後遺證。亦在厥陰篇後者。以六經盡處故也。辨脉法未註。及已註之素問五篇。皆傷寒論之根柢綫

俟續刻。

論中壞病二則舊本皆虛懸於三陽證治之中。從未有看落用處。前人皆不悟仲景所以立法之故。而每嘆爲脫簡之餘。惜其無有治法。致喻氏另立一門。亦間置於諸篇之中。而不知隨證治之。及以法治之之實。正在何處。誰知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若一悟其理。便知燈即是火。何必道邇求遠焉用嘆息爲哉。今以太陽病桂枝不中與也一條。列於太陽上篇桂枝湯正治之後。其下文誤汗誤下誤吐。誤用溫鍼之諸變逆證。即壞病也。其下

所系之方。即壞病治法。所謂隨證治之之實也。謂之壞者。蓋爲醫所壞。即誤治之變證也。以本未壞之太陽病。而以誤汗吐下溫針壞之。故稱壞病。又以本太陽不解轉入少陽者一條。列於少陽篇小柴胡湯正治之後。其下文誤汗吐下溫鍼諸變症。即少陽壞病。以法治之之實也。條例井井。治法森森。有何疑嘆。其所以晦而不明者。皆由編次之失。以致顛倒錯亂。令人無從察識耳。結胸痞證。其病之陰陽虛實各異。而從來舊註。皆云結胸爲風傷衛。陽邪陷入所致。痞證爲寒傷營。陰邪陷入

所致。此千載之誤。細閱論中。究竟中風亦有心下痞者。傷寒亦有結胸者。更有中風傷寒並見而但作心下痞者。有但傷寒而心下滿硬痛者爲結胸。但滿而不痛者爲痞。參伍錯綜。全無定法。豈可以風寒營衛分一定之痞結乎。所以不能分隸於上中兩篇之內。故先挈其綱領一篇。方列條目於後。另成一卷。介於三篇之中。在中風傷寒兩篇之後。以見風寒均有此二證之意。且以便於繙閱。

溫病及風溫。原屬春夏溫熱之邪。嘗竊推仲景之旨。本

以青龍爲治溫之主劑。白虎爲治暑之主劑。其病原屬太陽。且大青龍湯已作太陽下篇首條之主治。故亦當附於太陽下篇之後。其痓濕暍三病。叔和雖云三種宜應別論。然邪由營衛而入。其證原屬太陽。故亦稱太陽病。所以附於太陽之末。

論中一百一十二方。宋儒臣林億奉勑校正醫書。其序傷寒論云。晉皇甫謐作甲乙經序。謂伊尹以元聖之才。撰用神農本草以爲湯液。漢張仲景論廣湯液爲十數卷。用之多驗。則其方法。祖神農宗伊尹而作也。成無已

甚本。方各有論。大約皆用內經甘以緩之。辛以散之。酸以收之。及熱淫於內。治以鹹寒。寒淫所勝。平以辛熱之類。未能盡發長沙立法之義。致後人有隨文順釋之譏。今每方各立一論。推原其制方之意。發明其用藥之因。入何經絡。走何臟腑。及藥性之寒熱溫涼。用法之升降補瀉。申明逆從反正。奇耦緩急。以至熱因寒用。寒因熱用。通因通用。塞因塞用。正治反佐之巧。一如用兵之奇正犄角。實實虛虛之變。使學者知長沙創法立方之妙。心思智慮之周。令人有鑒於此。庶幾無鹵莽妄投之患

矣。

註中多所辯論。以補前註之失。但後生末學。何敢臧否前哲。然道為天下之公器。斯民之生命繫焉。若拘於小節。一任其差訛背謬。其如民命何。孟子曰。不直則道不見。故凡深奧而難知者。固不能言。苟知之者則不得不言。若議論太煩者亦不及言。然不敢以一己之私見妄辯。大凡註有未妥。即仍以仲景之言辯之。義有未明。則以黃帝岐伯之經文證之。又引前賢之妙義以申明之。其註中有精義。必嘆服而引用之。皆公心論道。而無偏

黨阿私。然賢者之言則辨之。以竊補其智慮之未周。其不賢者。舛誤實多。辨之則不勝其辨。故不多及也。請以質之同好。知我罪我。不遑計也。

註中辨論雖多。若非反覆詳明。恐不能啓蒙發聵。故詞繁而不殺。然不敢盜襲前人一言半句。以欺罔後學。苟有引用。必曰某經某篇某人某書。使讀者皆可攷訂。亦不似成氏以下諸家。動輙以經云二字爲名。若果出之靈素篇中。及金匱傷寒論者。固稱允當。其有出自王叔和序例中語。亦謬稱經云。至有荒謬無稽之談。亦概稱

經曰。令學者無從稽考。雖荒唐背謬之語。亦誤認爲聖經賢傳而聽信之。致令經學淆亂。傳論失真。如叔和傷寒例中。引用素問熱病論以作證據。遂改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病熱句。爲凡傷於寒。則爲病熱。又增尺寸俱浮者太陽受病。尺寸俱長者。陽明受病等語雜入己意。尤改經文。其他誤謬。靡所止極。又如朱奉議之擅改傷寒方論。陶節菴之抹殺仲景原文。叛經壞法。惑亂後人。莫此爲甚。更後有以前人之註爲已有。而反譏論其是非者。尤堪捧腹。茲所援据。非敢誇多鬬靡。改不欲踵前弊

耳。

凡書籍皆有篇目。唯是編各註本。從無次序目錄。其篇卷中雜亂無紀。苟欲求其一方一法。茫然無措。必至繙閱殆盡。方始得見。讀者殊厭苦之。今卷帙之外。悉照他書。編次目錄以便尋討。

康熙丁亥十月既望虞山錢潢識

## 銖兩升合古今不同辨論

陶隱居名醫別錄云。古秤惟有銖兩而無分名。今則以十黍為一銖。六銖為一分。四分成一兩。十六兩為一斤。雖有子穀秬黍之制。從來均之已久。依此用之。漢書律曆志云。虞書曰。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五數者。一十百千萬也。五聲者。宮商角徵羽也。五度者。分寸尺丈引也。五量者。龠合升斗斛也。五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權者。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重。一

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銖者。物由微成著。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鐘之重也。二十四銖而成兩者。二十四氣之象也。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易兩篇之爻。陰陽變動之象也。十六兩成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成就平均也。三十斤成鈞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四鈞為石者。四時之象也。重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象也此班固之說也。其以千二百黍為十二銖。是以百黍為一銖。而

陶隱居以十黍為一銖。乃十之一耳。自西漢至梁。雖多遞年所。其多寡之不同。乃若是耶。恐不能無誤謬也。李巡云。黑黍中之一稃二米者曰秠。古之定律者。以上黨秬黍之中者。累之以生律度量衡。後人以此黍定之。終不協律。或曰。秬乃黍之中者。一稃二米。此黍得天地中和之氣而生者。蓋不常有。有則一穗皆同二米。粒並均勻而無大小。故可定律。他黍則不然矣。此黍粒大小不同之辨也。而其多寡之殊。自當以班志為準。陶說為非矣。至於斤兩之不同。乃今古異制。所以輕重絕殊。後人

不加考訂。故有古方不可治今病之說耳。按唐蘇恭云。古秤皆複。今南秤是也。後漢已來。分一斤為二斤。一兩為二兩。古方惟張仲景而已。若用古秤。則較為殊少矣。元李東垣云。六銖為一分。即二錢半也。二十四銖為一兩。古云三兩。即今之一兩。云二兩。即今之陸錢半也。李時珍曰。蠶初吐絲曰忽。十忽曰絲。十絲曰釐。四釐曰絫。十釐曰分。六絫曰字。二分半也。十絫曰銖。四分也。四字曰錢。十分也。六銖曰分。二錢半也。四分曰兩。二十四銖也。八兩曰錙。二錙曰斤。二十四兩曰鎰。一斤半也。准官

秤十二兩。三十斤曰鈞。四鈞曰石。一百二十斤也。今古異制。古之一兩。今用一錢可也。愚謂二十四兩。準官秤十二兩。即後漢一斤分為二斤。一兩分為二兩之說也。東垣謂古云三兩。即今之一兩。又非一斤分二斤。一兩分二兩之法。乃一兩分三兩矣。則二十四兩。豈能準官秤之十二兩哉。宋沈括夢溪筆談辨鈞石法云。石者。五權之名。重百二十斤。後人以一斛為一石。自漢已如此。所謂飲酒一石不亂是也。挽蹶弓弩。古人以鈞石率之。今人乃以粳米一石之重為石。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

為法。乃漢秤三百四十一斤也。以此較之。則漢之一兩。約宋之二錢七分。若以古之三兩計之。則宋之八錢也。又不及東垣李氏所謂古之三兩。即今之一兩矣。筆談又云。予考樂律。及受詔改鑄渾儀。求秦漢以前之度量斗。每斗計六斗。即當今一斗七升九合也。秤三斤。當今十三兩也。一斤。當今四兩三分兩之一也。一兩當今六銖半。乃二錢六分也。為升。則中方古尺二寸五分十分分之三。即今尺一寸八分百分分之四十五強也。又以此與鈞石法較之。則秦漢以前之法。較漢秤又覺稍輕。

而實相去不遠矣。若統論之。李東垣之一兩。准古秤三兩。猶未詳加考較。尚覺粗疎。失之太重。不若沈存中以儒臣兼理天文樂律。奉詔改鑄渾儀。製熙寧晷漏。象數曆法。靡不通曉。則其理深學博。運思精審。有非東垣李氏之所能幾及者。又如李時珍之所謂今古異制。古之一兩。今用一錢可也。此言非由攷訂而來。乃以臆見強斷之詞也。倘據此用之。寧毋失之太少乎。若果如此說。如仲景之五瀉心湯。及小陷胸湯中之黃連。旋復代赭湯中之代赭石。桂枝大黃湯中之大黃。桃花湯中之乾

兩。皆用古秤一兩而分三次服之。若以一錢准之。又分為三次服。則每服止三分三釐矣。其何以治最劇最險之危證乎。恐不若以宋秤准之。猶是二錢六七分。尚有二次分服之理。又恐今秤更重於宋元秤。并不得二錢七、分矣。但一時無從攷較耳。如東垣但據隋唐間復古之權量。所謂三而當一者。而不知宋時之權量已大于唐。元時之權量又大于宋矣。東垣元人。竟不知宋時制度。今有明三百年來。其立法之更換。人事之變遷。又不同矣。豈可以今比昔。而曰古方不可治今病哉。況漢之

一兩為宋之二錢七分至元則約二錢半矣越有明已來恐又不及二錢半矣其水之一升即以尋長升斗之升當以二合半准之約即今之一飯甌也藥之升合即刀圭方寸匕中之升合也當以陶隱居之升法准之見小柴胡湯加減法中

權量考見日知錄

三代以來。權量之制。自隋文帝一變。杜氏通典言六朝量三升。當今一升。秤三兩。當今一兩。尺一尺二寸。當今一尺。左傳定公八年正義曰。魏齊斗稱。於古二而為一。周隋斗稱。於古三而為一。隋書律曆志言梁陳依古斗。齊以古升五升為一斗。周以玉升一升。當官斗一升三合四勺。開皇以古斗三升為一升。大業初。依復古斗。梁陳依古秤。齊以古秤一斤八兩為一斤。大業初依復古秤。今考之傳記。如孟子以舉百鈞為有力人。三十斤為

鈞。百鈞則三千斤。晉書成帝紀、令諸郡舉力人、能舉千五百斤以上者。史記秦始皇紀、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廷中。百二十斤為石、千石則十二萬斤。漢舊儀祭天養牛五歲、至二千斤。晉書南陽王保傳。自稱重八百斤、不應若此之重。考工記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禮記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注。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壺大一石。瓦甒五斗、詩曰我姑酌彼金罍、毛

說。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碩。每食四簋。正義簋。瓦器容
斗二升。不應若此之巨。周禮舍人喪記。共飯米。注。飯以
實口。君用粱。大夫用稷。士用稻。皆四升。管子凡食鹽之
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
史記廉頗傳一飯斗米。漢書食貨志。食人月一石半。趙
充國傳。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
斛。匈奴傳。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不應若此之
多。史記河渠書。可令畝十石。嵇康養生論。夫田種者。一
畝十斛。謂之良田。晉書傅玄傳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

至數十斛。今收穫最多。亦不及此數。靈樞經人食一日中五升。既夕。禮。朝一溢米。莫一溢米。注二十兩曰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晉書宣帝紀。問諸葛公食可幾何。對曰。三四升。會稽王道子傳。國用虛竭。自司徒以下。日廩七升。本皆言少而反得多。是知古之權量。比之于今。大抵皆三而當一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居魯。奉粟六萬。索隱曰。當是六萬斗。正義曰。六萬小斗。當今二千石也。此唐人所言三而當一之驗。蓋自三代以後。取民無制。權量之屬。每代遞增。至魏孝文太和十九年。詔

改長尺大斗。依周禮制度。班之天下。隋煬帝大業三年四月壬辰。改度量權衡。並依古式。雖有此制。竟不能復古。至唐時猶有大斗小斗之名。而後代則不復言矣

山堂考索。斛之為制。方尺而深尺。班志乃云。其中容十斗。蓋古用之斗小

歐陽公集古錄。有谷口銅甬。始元四年。左馮翊造。其銘曰。谷口銅甬。容十斗。重四十斤。以今權量校之。容三斗。重十五斤。斗則三而有餘。斤則三而不足。呂氏考古圖。漢好時官廚鼎。刻曰重九斤一兩。今重三斤六兩。今六

兩。當漢之一斤。又曰軹家釜三斗弱軹家甑三斗二升。當漢之一石。大抵是三而當一也

古以二十四銖爲兩。五銖錢十枚。計重二兩二銖。今秤得拾枚。當今之一兩弱。又漢書王莽傳言天鳳元年。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頃富平民掊地。得貨布一罌。所謂長二十五分者。今鈔尺之一寸六分有奇。廣一寸者。今之六分有半。八分者。今之五分。而二十五銖者。今稱得百

分兩之四十二。俗云四錢二分是則今代之大于古者量為最權次之。度又次之矣

大斗大兩

漢書貨殖傳黍千大斗。師古曰。大斗者。異于量米粟之斗也。是漢時已有大斗。但用之量麤貨耳

唐六典。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一尺二寸為大尺。十尺為丈。凡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黍為龠。二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三斗為大斗。十斗為斛。凡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

重為銖。應劭曰。十黍為絫。十絫為銖。二十四銖為兩。三兩為大兩。十六兩為斤。凡積秬黍為度量權衡者。調鐘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冠冕之制則用之。內外官司。悉用大者。按唐時權量。是古今大小並行。太史太常太醫用古。因太史有度數分抄晷漏時刻太常有樂律分寸太醫有刀圭分兩升合故皆從古 他有司皆用今。久則其今者通行而古者廢矣。杜氏通典載諸郡土貢。上黨郡貢人參三百小兩。高平郡貢白石英五十小兩。濟陽郡貢阿膠二百小斤。鹿角膠三十小斤。臨封郡貢石斛十小斤。南陵郡貢石斛十小斤。同陵郡貢石

斛二十小斤。此則貢物中亦有用小斤小兩者。然皆湯藥之用

宋沈括筆談云。予受詔考鐘律。及鑄渾儀。求秦漢以來度量。計六斗。當今之一斗七升九合。秤三斤。當今之十三兩。是宋時權量。又大于唐也

元史言至元二十年。頒行宋文思院小口斛。又言世祖取江南。命輸米者。止用宋斗斛。以宋一石。當今七斗故也是則元之斗斛又大于宋也

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

按長沙自序中。但云傷寒卒病論合

註後。王叔和本已不可復見。未知其篇卷何似。及嚴器之爲成氏作序文云。聊攝成公。注成傷寒論十卷。有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至宋林億等奉詔校理傷寒。亦云百病之急。莫急於傷寒。今校定傷寒論十卷。總二十二篇。證外合三百九十七法。除重複定有一百一十二方。以此推之。方法之數。雖出自後人。然亦必有所因。但惜其原本已失。遠不可攷耳。觀前人指某條爲一

法。其條二法。又此篇共幾法。彼篇又幾法。皆屬免强。況至緊要之法。反遺失而不錄。所以王安道溯洄集中。三百九十七法辨云。以有論有方。諸條數之則不及。其數以有論有方。有論無方。諸條通數之。則過其數。遂至寢食與俱。細繹其說。始悟其所計之數。于理未通。若以法言。則仲景一書。無非法也。豈獨有方者然後為法哉。且如論證論法。與夫諄諄教戒。按之以為準則者。其謂之法乎。非法乎。閱王氏此論。前疑已如氷釋。然三百九十七法之說。原非出之仲景氏。未可强求印合。大約六經

證治中。無非是法。無一句一字非法也。其有方者未嘗無法。而法中亦未嘗無方。故以方推之。則方中自有法。以法論之。則法內自有方。不必拘拘於三百九十七也。若必支離牽合。以實其數。則鑿矣。故未敢以臆見揣度。膠泥古人之活法也。至于一百十二方。現在論中者。固可徵信。即後人加減失宜者亦可詳辨。其有訛偽失真者。亦不得不辨論也。今人有一百一十三方之說。蓋因朱奉議活人書。誤以桂枝附子湯。改為桂枝附湯。重出於第十二卷之第十七方耳。若去其重出者。仍是一百一

十二方。後人又因一百一十三方之說。而欲強合其數。遂以蜜導膽導兩法。分而為二。以符其說。而盛行于世。活人書又于一百十三方之外。另增雜方一百二十六首。如升麻湯。陰旦陽旦湯。黑奴丸。霹靂散。萎蕤湯。五積散。陽毒升麻湯。葶藶苦酒湯之類。其適于用者固有。而不近于理者亦頗多。至陶節菴傷寒六書之殺車槌。三十七法。既以仲景方改名增減。又以各家之方改頭換面。殊屬可笑。如麻黃湯改為升麻發表湯。增入升麻羌活川芎白芷。不知升麻白芷。已入陽明。非太陽經藥矣

又加江西豆豉一撮為槌法。不知何意。豈知仲景以麻黃杏仁。俱為肺經專藥。因肺主皮毛。為內經開鬼門之要藥。借之以開發腠理。故能治頭痛發熱。體痛嘔逆。惡風無汗之傷寒。陶氏不知經旨。豈能窺仲景立方之義乎。以桂枝湯。改而為疎邪實表湯。增入防風川芎羗活。猶可。而白朮之加。殊屬不解。又加膠飴二匙為槌法。既非桂枝原湯。又非小建中湯。叛經亂法。莫此為甚。小柴胡湯。改為柴胡雙解飲。既云和解表裏。又妄加芍藥之酸收。而以生艾葉汁三匙為槌法。令人難解。葛根湯。改

為柴葛解肌湯。不知仲景之葛根湯。其有麻黃者。為太陽無汗之傷寒。初傳陽明而設。其桂枝葛根湯為太陽有汗之中風。初入陽明而設。捨麻黃桂枝。則風寒不辨。入柴胡芍藥。則經絡無分。又加石膏末一錢為槌法。邪尚在表。豈可即用石膏。況又止一錢。真如兒戲矣。白虎湯。改為如神白虎湯。如神二字。已屬陋語。況不分虛實。概加人參五味。麥冬等收補之品。殊失仲景白虎湯。及白虎加人參湯之義。又加淡竹葉為槌法。氣味輕薄。其可謂之殺車槌耶。桃仁承氣湯。改為桃仁承氣對子。增

入柴胡白芍枳實。且白芍為斂陰止血之藥。則蓄血之治安在。更以蘇木汁三匙為樵法。豈以三匙之蘇木汁。偏能破血而專力于此耶。四逆湯。改為回陽救急湯。既云回陽救急。又增入補滯收斂之人參白朮。五味半夏茯苓。臨服又加麝香三厘。不知無陽之證。最不宜于發泄。用此香竄走竅之物。殊非正道。全不虞其耗散真氣耶。又治汗後大虛頭眩。振振欲擗地。肉瞤筋惕之衛虛亡陽證。不用仲景論中之真武湯。而以生熟地。人參白朮。黃蓍芍藥。當歸茯苓甘草。陳皮肉桂等甘緩臟腑之

品以治之。又加糯米一撮為槌法。濁亂粘滯。不幾氣血兼補之十全大補湯矣。直是不知醫者之妄作耳。其可為天下法乎。又以大小承氣。調胃承氣。及大柴胡湯。改為六一順氣湯。即以大柴胡湯。去半夏加芒硝為之。是無表裏輕重之分。大失仲景立法之制矣。入鉄繡水三匙為槌法。而云千金不傳之秘。非吾子孫。焉肯泄露。如此家秘。而又刊行于世。其設辭也。不亦陋乎。其于陰陽易之燒裩散。仲景原只取婦人男子中裩近隱處剪下燒灰。以水和服方寸匕。並無他藥。王海藏云。脉在厥陰。

當以當歸四逆湯下燒裩散。在少陰當以通脈四逆湯下之。在太陰當以理中湯同下。所用之藥。各隨其經而効自速也。不然則陰腫或縮。少腹絞痛。手足踡。脉絶而死矣。其後人之青竹茹湯。及豭鼠糞湯。恐未必能合仲景原文中之諸陰證也。而節菴之治陰陽易。則以人參知母竹青。如卵縮腹痛。倍加黃連甘草。滑石生地。韭根柴胡犀角。然後反加燒裩襠末為已之槌法。一派寒涼。豈能治體重少氣。少腹裏急。陰中拘攣。熱上衝胸。頭重眼花。膝脛拘急之諸陰寒見證哉。又以東垣補中益氣

湯。改為調榮養衛湯。增入川芎生地。細辛羌活防風。全不知東垣引清陽上升之義。而混入血藥。及發散風寒之物。又以葱白一莖為槌法。不知倣仲景白通湯之義乎。抑欲使其辛散發汗乎。即黃龍湯一方。又非活人書之黃龍湯矣。活人則用柴胡黃芩。人參甘草。此以承氣而加人參。雖為虛人胃實之所宜用。然其中當歸一味。不知何意。承氣湯為攻下胃實之氣藥。而忽加一血藥。或者以為油當歸能滑利腸胃而取之。然其識趣亦果且陋矣。其後悔悟而改作全生集。閱其條例。似有可觀

究竟但以仲景之言發其端。仍以背謬不經之臆見終其說。抹殺仲景而奄為已有。猶之可也。其叛經亂法。遺誤後人。則如之何。若舉其書而悉辨之。則有不勝其辨者。姑節取其大謬者。畧論其一二。如一卷第三條。以頭疼發熱惡寒脉浮緩自汗。即仲景之所謂中風者。改稱鼻塞聲重之傷風。蓋仲景之所謂中風。非半身不遂。口眼歪斜。語言蹇澁。痰涎壅盛之中風也。乃六氣中之風邪傷衛。與寒傷營證並峙齊驅者。非鼻塞聲重。傷風咳嗽之小疾也。傷風僅傷肺氣。故鼻塞聲重而咳嗽。無入

裏傳經之變。故為病之輕。所謂中風者。風為陽邪。性緩而入淺。故必中而後傷衛氣。若云乎傷。則又淺矣。非若寒邪鋒銳。傷之即入營而為傷寒矣。若寒邪稱中。則必深入而犯三陰矣。即陽明為兩陽合明之盛陽。寒邪中之。即不能食矣。故中傷二字之淺深。不可不辨。庸可亂乎。其一卷第五條中。有脉沉足冷。面赤微熱。謂之夾陰傷寒。不知此即仲景少陰篇中之手足厥逆。脉微欲絕。身反不惡寒。其人面赤。或腹痛。或乾嘔之通脉四逆湯症。及厥陰篇中之脉沉遲。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熱之戴

陽下虛證也。又以脉沉足冷。面青小腹絞痛而無熱者。謂之夾陰中寒。不知此即仲景厥陰篇之手足厥冷。小腹滿痛。冷結在膀胱關元症也。陶氏不言少陰厥陰而名之曰夾陰。則經絡無分矣。不思所謂夾者。夾雜之意。若于三陽證中。偶然見一陰症。方可謂之夾陰。若手足厥冷而至戴陽。脉沉足冷而至面青小腹絞痛。則純是陰寒極盛之證。其可謂之夾乎。前第四條即有無熱惡寒。面青少腹痛。足冷脉沉。踡臥不渴。吐利。舌卷囊縮。昏沉。手足指甲皆青。冷過肘膝。心下脹滿。湯藥不受。陶氏

但謂之腎經夾陰中寒。以理論之。其見證若此。恐不止于少陰腎臟一經矣。仲景論中。雖少囊縮一證。而素問熱病論中。即有六日厥陰受之。厥陰之脉循陰器而絡于肝。故煩滿而囊縮則知其病已入厥陰矣。陶氏全然不曉。何也。更有以頭痛身熱。惡寒拘急。惡心。中脘痞滿。或吐或嘔。或痛或瀉。謂之夾食傷寒。不知頭疼身熱。惡寒拘急。惡心。即仲景論中所謂頭痛發熱。身疼腰痛。惡風無汗。麻黄湯主之之太陽傷寒也。中脘痞滿。或吐或嘔。或痛或瀉者。乃寒邪犯胃之太陰病也。陶氏豈猶未

辨混為一串。不分經絡而改名為夾食傷寒耶。又以頭痛身熱。惡寒微汗。微渴蜷臥。懶言脇痛。骨腿酸疼。為勞力傷寒。尤為錯雜紊亂。夫頭疼身熱。惡寒微汗。乃仲景論中之中暍也。蜷臥。乃仲景論中少陰厥陰證也。脇痛。少陽證也。骨腿酸疼。太陽經風寒表證也。經絡混淆。見症雜合。而強名之曰勞力傷寒。仲景論中。六經證治。並無此名。豈非杜撰。下文夾痰夾氣二段。傷寒論中。俱未有此脉證名目。至于心胸脇痛。小腹有痛處不移。一般頭疼身熱。惡寒煩熱。而謂之血鬱內傷外感。夫外感乃

風寒外感。即仲景所謂中風傷寒也。內傷是飲食內傷。即東垣脾胃論之一則也。若夫血鬱二字。恐亦從無此說。既非傷寒蓄血。又非婦人經閉。又不言陰分血分如何受病。殊屬不解。想今街坊里巷。俗稱跌打損傷為內傷之意。故謂之血鬱內傷。又因一般頭疼身熱。故又曰外感耳。苟非庸俗者流。而能立名若是耶。下文既曰名正則言順。而謂有傷寒傷風傷暑傷濕。溫病熱病時氣寒疫。冬溫溫毒風濕濕溫中暍等證。皆以傷寒稱之。而曰以傷寒為病之總名。豈知仲景論中。有中風而無傷

風。有中暍而無傷暑。有傷寒而無寒疫。熱病即是傷寒。並未分論。蓋言寒邪中人。鬱而為熱耳。故黃帝未明其故。于熱病論中問曰。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岐伯對曰。人之傷于寒也則為病熱。因寒鬱為熱。故傷寒即稱熱病。自王叔和傷寒例中。有春夏多溫熱病句。後人宗之。而朱奉議成無巳王海藏輩皆惑之。遂以溫熱暑並論。而有夏月暑熱病之謬說矣。而不知內經以先夏至日者為病溫。後夏至日者為病暑。並無夏月稱熱病之例。後人以暑作熱。豈非謬甚。又如傷寒中風。有柴胡

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此仲景但論少陽一經之證。未可六經通用。而陶氏乃云。上工問證以知外。察脉以知內。全在活法。但見一二證便作主張。不必悉具。豈非以此為六經通用乎。又云此理不明。攻之為逆。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此二句。乃仲景論風温證之不可悮治。豈可移論他證。又云如少陰證。用白虎湯。四逆散寒藥也。且勿論四逆散本非寒藥。但不熱耳。而仲景少陰篇中。從無用白虎湯者。亂經壞法。貽誤後人。若此之類。正所謂不待敎而誅者也。其可家絃户誦為天下法

乎。致令之醫者。捨天人之理而不究。棄陰陽變化而不察。內經畏其難解。經穴厭其糾纏。惟讀陶氏之書。不須辨察陰陽。何必六經分講。凡有表證者。大約以沖和湯。芎蘇散。神朮湯及柴葛解肌湯。正氣散等為便用。渴則加天花粉知母。胸滿加枳桔。惡心乾嘔加姜汁半夏。泄瀉加蒼白朮。熱甚加黃連黃芩。夾暑加香薷。腹痛加木香。天寒無汗加麻黃蘇葉。頭痛加川芎。眩暈加天麻。咳嗽加金沸草五味子。腳痛加牛膝木瓜之類。令人一見了然。並無難處。人皆易而習之。以為醫之為道。盡于此

矣。遂恃此以為根蒂。便覺胸次滿足。高談闊論。旁若無人。侮慢矜誇。靡所不至。自以為雖岐伯復生。仲景再世亦不我若矣。以此自欺。以此自誤。又其誰惜之。而不知自欺者必至欺人。自誤者必至悞人。揆厥所由。非立說者之咎歟

# 動氣臆說

動氣一證。皆見于臍之上下左右。故謂之臍間動氣。但仲景六經證治中。全不吐露半字。而獨于叔和諸可與不可中見之。何也。想仲景氏本無此名。自叔和始創立其說耳。所謂動氣者。即仲景所謂心下悸。臍下悸。臍旁悸是也。心下。臍下。即臍上臍下也。臍旁。即臍之左右也。悸者。築築然跳動也。想叔和因之改名立義。則動氣二字較之悸字似覺顯明易曉。然所嫌者。但有禁汗禁下。及誤汗誤下之變。而不明言其故。并不立治法。使後人

臨症束手。既不能闡明仲景之意。反沉埋仲景之法于幽暗之中。令後之學者。毫無罅縫可尋。是所謂非惟無益而又害之也。其可謂之立法善後乎。愚竊論之。仲景論中。如小建中湯。心中悸而煩之治也。炙甘草湯。脉結代而心動悸之治也。桂枝甘草湯。發汗過多。叉手冒心而悸之治也。真武湯。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發熱心下悸之治也。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發汗後。欲作奔豚。臍下悸之治也。凡此諸悸。皆太陽誤治之虛邪所致也。更有太陽病而小便利者。以裏無熱邪故也。胃無熱邪

而飲水過多。致水停心下而悸也。少陽一經。有傷寒脉弦細頭痛發熱者。巳屬少陽而不可發汗矣。若發其汗。則邪氣入胃而譫語。此因胃不和則煩而悸。此誤汗之悸也。少陽中風。兩耳無聞。目赤胸滿而煩。在少陽已禁吐下。若吐下之。則悸而驚矣。此誤吐誤下之悸也。至于三陰。皆陰盛陽虚之悸。惟陽明一經。皆實熱之症。故獨無悸病。是以知動氣一證。皆屬虚邪。難于汗下。況初症當汗之時。本絶無動氣者。病至動氣。為日已多。邪已在裏。寧可更發其汗乎。惟舌胎黄黑乾厚。胃脘至腹。按之

尚痛者。雖在動氣之時。猶有可下之症。然動之甚。而邪結膠固。形體瘦脫。元氣虛竭者。亦為不治。若症不犯劇而可治者。雖至愈後。飲食漸增。形體漸復。尚有動氣未除者。可見臍為人之命蒂。臍中一穴。名曰神闕。上則水分建里三脘諸穴。為後天脾胃之所居。飲食變化之關隘。下則陰交石門關元氣海等穴。為先天真陽之所藏。升降呼吸之根源。左右則天樞二穴也。至真要大論云。身半以上。其氣三矣。天之分也。天氣主之。身半以下。其氣三矣。地之分也。地氣主之。以名命氣。以氣命處。身半

所謂天樞也。上勝而下病者。以地名之。下勝而上病者。以天名之。此皆所以辨天地陰陽勝復之氣。以及六氣屈復報氣者也。觀此。則臍之關係非細。其可令邪氣犯之。使臟氣受傷。致升降流行之氣。窒礙阻塞而至築築然跳動乎。然雖非輕症而亦非不治之症。惟隨證之輕重以為輕重而已。如叔和諸可與不可中。其不可汗條下。有動氣在右。不可發汗。發汗則衄而渴。心苦煩飲即吐水。愚謂病至動氣。為日不少。已屬虛邪在裏。寧有發汗之理。所以發汗則虛陽上厥。故衄而且渴。心苦煩矣。

而不知汗後亡陽。則胃陽虛損。中氣已寒。飲即吐水矣。當擬以水入即吐之治可也。又云動氣在左。不可發汗。發汗則頭眩汗不止。筋惕肉瞤。愚謂此亦邪氣在裏。而不必攻表。故汗之則徒傷衛氣。真陽敗亡。而頭為之虛眩。衛氣不密。而汗出不止矣。且無陽氣以柔養其筋脉。則陰寒遍體。而筋惕肉瞤也。當擬以振振欲擗地。及誤服大青龍法酌治可耳。又云。動氣在上。不可發汗。發汗則氣上衝。正在心端。蓋臍上雖屬天氣而為陽分。然其動氣已見。邪已入腑。豈宜誤汗。汗之則陽氣大虧。下焦

之陰氣逆上而冲心矣。恐不可作上篇其氣上衝之治當如欲作奔豚之法。而或益之以温經之藥為宜。又云。動氣在下。不可發汗。發汗則無汗。心中太煩。骨節苦疼。目眩惡寒。食則反吐。穀不得前。愚謂動氣既在臍下。邪氣不惟在裏。已入陰矣。萬無發汗之理。凡汗之出也。必藉陽氣鼓動。然後陰液外泄。邪既在陰。無陽氣以蒸動津液。故發汗則無汗也。心中煩而目暈。虚陽上奔也。骨節疼而惡寒。陽氣虚而陰寒盛也。食則反吐而不納穀者。胃中虚冷也。此皆誤汗亡陽之變也。其不可下條中。

又有動氣在右。不可下。下之則津液内竭。咽燥鼻乾。頭眩心悸也。既無舌胎黄黑。又非胃脘繞臍硬痛。自無可下之理。果屬虛邪而妄下之。自然胃中之津液内竭。虛火上炎。而咽燥鼻乾頭眩心悸也。又云。動氣在左。不可下。下之則腹内拘急。食不下。動氣更劇。雖有身熱。卧則欲踡。若動氣在左。皆屬少陽厥陰本無實邪。下之則胃中陽氣傷敗。寒在中焦。所以腹内拘急。食不能下。而動氣更劇也。此時雖有虛陽浮散于外而身熱。其卧則如少陰之狀而欲踡卧矣。動氣在上。不可下。下之則掌握

熱煩。身上浮冷。熱汗自泄。欲得水自灌。若動氣在上。則近於胃。如舌胎黃厚胃脘繞臍硬痛而下之可也。倘胃中空虛而下之。四支為諸陽之本。而實稟氣于胃。所以脾主四支。誤下則胃陽傷敗。故虛陽暴厥。而掌握中熱煩也。四支雖熱厥。而身上反浮冷矣。孤陽欲絕。而熱汗自泄。欲得冷水自灌洗也。此所謂真寒假熱。陽虛暴脫之變。人但知誤汗可以亡陽。而不知誤下之亡陽尤甚也。又云。動氣在下。不可下。下之則腹脹滿。卒起頭眩。食則下清穀。心下痞也。動氣既在臍下。已屬三陰部分。又

誤下之。則胃陽大損。脾藏虛寒。故腹脹滿。元氣虛甚。卒起而頭眩眼花也。凡三陰下利清穀。皆以四逆湯主治。此因誤下大傷陽氣所致。然虛痞條中。仲景原云。此非結熱。但以胃中虛。客氣上逆。故使硬也。此八條。乃動氣誤汗誤下之變症。未知果出之前哲。或叔和之臆見。今姑從其說而強解之。未知然否也。至于脉濡而弱。弱反在關。濡反在巔。微反在上。濇反在下等語。其究歸於陽氣不足。厥而且寒。為陰經誤汗之變。何不直言濡弱微濇之陰脉。而多此四個反字。更多在關在巔在上在下

等隱怪之語。且巔字之義。殊屬難解。不知以頭之巔頂為巔為上乎。抑以脉之上候為巔乎。或以寸口為巔為上乎。此種秘語。豈可作訓後之詞。後復有其形相像根本異源。食則反吐。穀不得前。及口雖欲言。舌不得前。又有舌萎聲不得前。及遲欲從後救安可復追還等語詞義鄙俚。文理紕謬。絕非長沙口角。故皆棄而不錄。讀者鑒之。

## 長沙無朱雀湯說

或問漢張仲景立傷寒論。其中有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以治風寒暑溼之邪。東有青龍湯。西有白虎湯。更有北方之眞武湯。中央雖無勾陳之名。而有建中理中之治。獨無南方朱雀湯者。何也。意者南方屬火。太熱而不可用歟。抑制方時遺失而未之有歟。曰。非也。張仲景乃漢建安時人。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始受術於同郡張伯祖。蓋儒而通於醫者也。晉玄晏先生皇甫謐序甲乙經云。伊尹以元聖之才。撰用神農本草以爲湯

液。漢張仲景論。廣湯液而爲傷寒論。學貫天人。理窮精奧。凡陰消陽息。變化屈伸。靡所不通。其所著之論。但默具其理於六經證治之中。而不顯言其故者。蓋以陰陽理數。奧妙難知。恐天下後世賢愚不等。不能盡通其理故耳。此正顯仁藏用之妙。非秘密而不宣也。後之讀之者。又誰得其皮。與其骨哉。今以子之問。請試論之。夫青龍者。東方之神。屬木而主踈泄。猶天地之陽氣鬱伏。至春木行令。則陽氣上騰而爲風。陽氣鼓動。雷雨滿盈。而鬱結之氣得伸矣。白虎者。西方之神。屬金而主清肅。天

艸之暑熱鬱蒸。至秋金行令。則天氣下降。涼風薦爽。玉露沛零。而鬱熱之邪解矣。眞武者。北方之神。屬水與火。故玄武之中。騰蛇附焉。即坎卦一陽居於二陰之象也。坎太坤體。以坤體之中。乾陽居焉。所以專主閉藏其陽氣於寒水之中。而爲龍蛇之蟄。故曰潛龍勿用。若夫失精泄汗。陽氣外洩。眞火虛衰。無根失守。亢害上炎。下焦虛冷。厥逆瞤惕。故以眞武湯救之。導使歸源。令龍火潛淵。然後波恬浪息。是北方治水之中。已具南方治火之法。不必朱雀湯也。然朱雀者。南方之神。丙丁離火是也。

乃後天之火。非前坎中之火也。然朱雀之用。能瀉後天。能補先天。可寒可熱。所以能瀉能補。隨其所在。故不可有定名也。如論中之大黃黃連瀉心湯、竹葉石膏湯、越婢一湯、葛根黃連黃芩湯、茵陳蒿湯、梔子柏皮湯、大小調胃承氣等湯、皆瀉後天實火之劑也。而無朱雀之稱者。蓋有深意存焉。是故。風寒暑溼燥火者。天之六氣也。水火木金土者。地之五行也。六氣無形而五行有質。故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所以日月星辰爲天之四象而分陰陽。水火土石爲地之四象而分剛柔。陰陽無形。

而日月星。則無形中之有形者也。至辰。則終無形也。至柔有體。而水土石。則成形中之有質者也。至於火。則有形而無質矣。是以邵子皇極經世云。天辰不見。地火常潛。彼蒼蒼者辰。初未嘗有十二辰之分界也。不過推步家指畫其經界耳。與九州之分野無異也。即使大地原無界畔。亦無過積算家分其畎畝阡陌耳。與天辰之分爲十二無異也。至於火之一象。用之則有。捨之則無。用時雖見其形。而實無體。滅之則形體全無矣。旣無定形。又無實體。故不可有朱雀湯也。所以地理家五行皆有

巒頭星體。而火星終不結穴。至理然也。夫火之爲物。無處無之。或寓諸金石。或取諸鑽燧。或藏諸水土。皎日之中。得之陽燧。幽陰之境。野燒如焚。至於積油生焰。照酒延燒。俱能無中生有。火雖不能獨立形體。必藉他物成形。然無往而不爲妙用。使天地無火。則不能生長萬物。人身無火。則不能常有其生。水無火之暖。則凝結而不流通。木無火之煖。則鬱遏而不條達。金無火之鎔化。則不能成其器用。土無火之噓培。則不能發育萬類。天地萬物。無火不成。無往而不爲用。故重於用而畧於體也。

另以仲景立方。在太陽經誤治中。即有桂枝加桂湯、桂枝加附子湯、眞武四逆等湯之用。在陽明一經、俱屬胃家實熱。尚有吳茱萸湯。及陽明中寒例中。有陽明脉遲食難用飽。又陽明中寒。欲作固瘕。及脉浮而遲。表熱裏寒。下利清穀等條。亦有四逆湯之治。此皆補先天火虛之劑也。陽經用之。可謂有經有權。能變能化。況三陰篇之陰寒證治乎。是仲景雖不立朱雀湯。而朱雀已無往而不用之矣。其屢用之而不立湯名者。蓋亦重其用而畧其體也。其深明羲皇之四象。而預得康節地火常潛

之義乎。嗚呼。茍非洞徹陰陽。深知理數。而能如是乎。

泝源集重編傷寒論六經證治 三百九十七法 一百一十二方 總目

抵當湯

太陽中篇卷之二

傷寒證治第二

傷寒正治

麻黃湯

傷寒失治

炙甘草湯

傷寒禁汗

傷寒誤汗

結胸心下痞卷之三 臓結附

心下痞證治第四

半夏瀉心湯

生薑瀉心湯

旋復代赭石湯

赤石脂禹餘糧湯

十棗湯

瓜蒂散

## 藏結第五

臟結結胸辯論

風寒两傷營衛證治第六

風寒火刼

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救逆湯

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

心下水氣

小青龍湯

證象陽旦

甘草乾薑湯

芍藥甘草湯

調胃承氣湯

温病風温痓濕暍卷之五

陽明中篇

正陽陽明證治第十二

梔子蘗皮湯

麻黃連軺赤小豆湯

陽明蓄血

陽明下篇

少陽陽明證治第十三

少陽篇卷之七 合病併病附

少陽證治第十四

少陽正治

小柴胡湯

附霍亂篇

少陰篇卷之九

少陰前篇證治第十九

少陰見證

少陰禁例

少陰傷寒

麻黄附子細辛湯

麻黄附子甘草湯

附子湯

少陰寒利

少陰後篇證治第二十

溯源集重編傷寒論六經證治方法總目終

重編張仲景傷寒論證治發明溯源

虞山錢

男 格壽平

門人孫 焱玉舒 訂

陰陽發病六經統論

病有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發於陽者七日愈。發於陰者六日愈。以陽數七。陰數六也。

此一節。提挈綱領。統論陰陽。當冠於六經之首。自叔和無巳諸家。錯簡於太陽脉證之後。致喻氏以未熱

註無熱。悖於立言之旨矣。蓋仲景以外邪之感受本難知。發則可辨。因發知受。有陰經陽經之不同。故分發熱無熱之各異。以定陽奇陰耦之愈期也。發於陽者。邪入陽經而發也。發於陰者。邪入陰經而發也。即陰陽應象論所謂陽勝則身熱。陰勝則身寒。陰陽更勝之變也。發熱惡寒者。如太陽居身之表。營衛之所流行也。營衛者。即穀之一氣所化也。衛行脉外。本下焦命門之眞陽。蒸穀氣而布皮膚司開闔而固毛孔者也。營行脉中。本上焦太陰之眞氣。降中焦穀氣之

精華。以滋養灌溉。充貫夫一身者也。若風傷衛。則衛陽受邪。故頭項強痛。發熱惡風而汗出也。寒傷營。則營陰受邪。故頭項強痛。發熱惡寒。無汗體痛嘔逆也。營衛雖有淺深。其發於太陽則一也。若陽明之經。已在營衛之內。肌肉腠理之中。雖無關營衛。亦必由營衛而入。故有一日得之。不發熱而惡寒者。逮邪氣既入陽明。則惡寒自罷。身熱汗自出。不惡寒而反惡熱矣。然汗雖多而尚微發熱惡寒者。猶為外證未解也。若入裏則發潮熱矣。故熱不潮者。尚未可與承氣湯

也。少陽爲軀殼之裏層。自此以外。由陽明而達太陽。故屬陽分而爲表。少陽猶是三陽之內面。故稱半表。自此以內。則腸胃臟腑也。故爲陰分而爲裏。少陽乃腸胃臟腑之匡郭。故爲半裏。蓋統系隸乎表。而部位接於裏也。邪氣犯之。非若太陽居表。邪之所客者淺近。惡寒即能發熱。發熱即能惡寒。寒熱每多並作。唯少陽一經。邪之所入者深遠。其出而達於皮膚營衛不易。故其發也。則如瘧而往來寒熱矣。夫三陽發熱。狀雖不同。而發熱則無不同也。至於三陰本無發熱

之例四逆惡寒其常也間有反發熱反不惡寒手足反溫其變也如太陰表證並無發熱者一則曰太陰中風四肢煩疼陽微陰澀而長者為欲愈又曰太陰病脉浮者可發汗宜桂枝湯又曰傷寒脉浮而緩手足自溫者繫在太陰皆太陰無熱之表證也至少陰病則曰始得之反發熱矣發熱而曰反者因無熱者而又發熱故謂之反也乃少陰虛寒之表證故以麻黃附子細辛湯主之少陰證得之二三日口中和其背惡寒者當灸之而以附子湯主之又如少陰病惡

寒身踡而利手足逆冷者。少陰病。四逆惡寒而身踡。脉不至。不煩而躁。是皆惡寒而無熱之謂也。又若少陰病。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脉微欲絕。身反不惡寒。此又以不惡寒爲反也。其外熱面赤。亦非發熱之熱。乃陰盛格陽於外也。至少陰病下利。若利自止。惡寒而踡臥。手足溫者可治。少陰病。脉緊。至七八日自下利。脉暴微。手足反溫。脉緊反去者爲欲解。少陰病。吐利。手足不逆冷。反發熱者不死。此又以手足溫及發熱爲反。皆發於陰而無熱之謂也。謂之不死

者。以陰邪漸退。陽氣將回。溫經復陽之治可施也。若在厥陰。發熱者極多。惡寒者甚少。而實陰陽相半。然仍以陽氣為重。故熱者必厥。厥者必熱。而以厥少熱多為病之退。厥多熱少為病之進也。至若發熱下利厥躁者。非眞發熱也。乃陰盛陽絕。陰陽離隔。必死之證也。夫發於陰者本無熱。故凡有熱者。不曰反發熱。則曰反不惡寒。反之為言。不當得而得。當然而不然也。凡此眞寒假熱之證。悉標舉於三陰見證之中。豈非無熱為三陰之根據乎。其所謂發於陰者。舍三陰

而何指乎。乃成氏舊註。謂陽爲熱。陰爲寒。以發熱惡寒爲寒傷陽。無熱惡寒爲寒傷陰。固不足以窺仲景之籓籬。而喻氏仍方氏之舊。以風爲陽。衛亦陽。故病起於陽。寒爲陰。營亦陰。故病起於陰。若論邪氣止在太陽一經。其說猶可。若以此該貫六經。則有大謬不然者矣。況又以無熱惡寒句。謂指寒邪初受。未鬱爲熱而言。少頃。鬱勃於營間。則仍發熱矣。若以未鬱爲熱之少頃。即謂之無熱。恐仲景立言。未必若是其乢也。若必以風傷衛爲發於陽。寒傷營爲發於陰。則在

三陽經之稱傷寒者。皆可謂之發於陰矣。然則三陰條中。亦有以中風冠之者。亦可謂之發於陽乎。以理燭之。豈其然乎。所謂陽七日。陰六日者。概言其理所當然。而非必然者也。七者。陽之復。少陽之數也。六者。陰之極。老陰之數也。蓋陽數始於一而終於九。陰數起於二而極於六。此天地陰陽之至數也。然一極之中。分陰分陽而爲兩儀。兩儀各分太少而爲四象。則陰陽各有太少矣。何獨陽取其少而陰取其老乎。蓋陽以少爲用。陰以老爲極。陽少則爲生氣。陰極則爲

陽生。故皆爲愈期。此陰陽消長之自然也。其所以陽七日者。陽動而變。故能遊行於經脈之表。七日經盡而邪衰。如素問熱論所謂其不兩感於寒者。七日巨陽病衰。頭痛少愈也。其所以陰六日者。陰靜而守。不若陽經之循行適遍。至六日而陰極陽回。如三陰證中、之手足溫。熱勝於厥而自愈也。其有不應期而愈者。則當察其失治誤治。或邪盛。或正虛。或入裏。或犯臟。及過經等證。又不可以常理拘也。夫發熱無熱、辯證之源也。發陽發陰、知治之本也。陽奇陰偶、收効之

數也。豈非貫始終。括六經。標全論之宗旨乎。

余讀仲景書而見其參同於易也。夫全易一奇耦也。全論一陰陽也。六子之生於乾坤。六經之禀於陰陽也。六經之淺深正變。旁行疊見。形能百出。則卦爻之動變象數之紛淆也。聖人以言不盡意而圖理於象。使人即象以窮理。仲景以法不盡證而以寒熱分陰陽。使人辨證以盡法。故首標易知之寒熱易辨之陰陽。然後申其證變。出其方法。而後可以言治也。夫證即象也。法即理也。三百九十七法。不出六經之中。六

經不出乎陰陽之外。能讀仲景書者。其唯深於易者乎。

友人周永年識

傷寒論溯源集太陽經綱領

太陽上中下三篇總脉總證

太陽之爲病。脉浮頭項强痛而惡寒。一

此舉中風傷寒之總脉總證而言。乃太陽三篇之大綱也。太陽者。膀胱寒水之經也。膀胱曷爲稱寒水乎。夫腎者。天一之水也。上古天眞論云。腎者主水。聚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者也。蓋以腎與膀胱。一臟一腑。相爲表裏而爲一合也。旣爲寒水。曷爲又稱太陽乎。腎爲坎水。一陽居於二陰之間。眞陽藏於眞陰之內。

水中有火。穀入於胃。其清氣化而爲營。行於脈中。穀之濁氣。降於下焦。而腎中之眞陽。蒸騰其氣。行於脈外。直達皮膚而爲衛氣。故膀胱雖爲腎藏寒水之腑。而寒水之中。其所以蒸騰發越而爲衛氣者。則又腎中之眞陽也。故衛氣之行。一日一夜五十周於身。晝行於陽二十五周。夜行於陰二十五周。平旦陰氣盡。陽氣出於目。目張。則氣上於頭。循項下太陽矣。故曰太陽。太陽者。盛陽也。陽不盛。不足以密腠理而衛風寒。故爲六經之首。爲皮膚營衛之總統。靈樞營衛生

會篇云。太陰主內。太陽主外。生氣通天論云。陽者。衛外而爲固也。又曰。陽因而上。衛外者也。皆言太陽之統營衛而爲最外之第一層也。脉浮者。脉有浮中沉三候。浮者。其上候也。浮脉行於肉上而主表。以風寒初入皮毛營衛。邪氣在太陽之表。故獨盛於上候而脉浮也。足太陽之脉。起於目内眥。上額交巔。從巔絡腦。還出別下項。連風府。循肩髆內。挾脊。抵腰中。夾脊脉而行。風寒客之。故頭項强痛也。風寒在表則惡寒。皮部論云。邪之始入也。泝然起毫毛。開腠理。玉機眞

藏論云。風寒客於人。使人毫毛畢直。皮膚閉而為熱。當是之時。可汗而發是也。言惡寒而不言惡風者。以惡寒者未必不惡風。惡風者未嘗不惡寒。舉一即可該其義也。此條見症。為中風傷寒之所並有。故總舉之為篇首。至太陽上篇。則由此脉證而申出中風諸證。以別風傷衛者如此。中篇亦由此脉證而申出傷寒諸證。以見寒傷營者如此。至下篇則又因此脉證。而申出風寒兼有之證。以辨風寒兩傷營衛者又如此。然後各因其證而立法施治也。以後凡稱太陽病

者。皆具此脉浮頭項強痛而惡寒者。方是也。

太陽病。頭痛至七日已上自愈者。以行其經盡故也。若欲再作經者。鍼足陽明。使経不傳則愈。二

頭痛。太陽證也。七日已上。謂七日之內也。經者。経脉也。太陽之經。即所謂起於目銳眥。上額交巔絡腦。下項連風府。挾脊抵腰。貫臀入膕。過髀出外踝。至小指之端者是也。行其經盡者。言邪入太陽之表。遊行於太陽經脉之中。經盡而邪氣衰去。即內經熱論所謂七日巨陽病衰。頭痛少愈者是也。再作經者。邪氣再

傳一經也。謂太陽經盡。邪氣未衰。欲再傳足陽明。其勢正未已也。當候其邪氣已傳。即鍼足陽明之經穴以泄其邪。使經邪不傳則愈矣。此經所謂迎而奪之。以瀉其盛。離合眞邪論又云。卒然逢之。早遏其路之義也。然不於太陽刺之。而獨鍼陽明者。何歟。蓋胃爲水穀之海。多氣多血。素問熱論云。陽明者。十二經絡之長。其血氣盛。靈樞終始篇所謂陽明主胃。大富於穀氣。故可日二取之。他經則或日一取之。或二日一取之。蓋取其可瀉之經而刺之也。前註以爲陽明中

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非也。此乃仲景論陽明入裏之邪。胃實可下之證。故曰無所復傳。然非所論於在經之邪也。若邪未入胃。則經經可傳。何獨陽明。唯邪入陽明可刺之經而刺之。乃可過其傳路耳。觀行其經盡。欲再作經。使經不傳之三經字。則在經在裏。判然分明矣。

太陽病。欲解時。從巳至未上。三

經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邪旣入太陽之經。雖或氣衰欲解。然經氣已虛。無以自振。必待經氣旺時。方能

决去其邪。夫太陽者。盛陽也。旺於巳午。巳爲純陽。乾卦主之。午雖一陰初生。然陽氣旺極之時也。生氣通天論云。日中而陽氣隆。日西而陽氣已虛。故曰從巳至未上。

欲自解者。必當先煩。乃有汗而解。何以知之。脉浮故知汗出解也。四

煩之爲病不一。有表裏陰陽虛實之不同。此則表邪怫鬱。將解未解之時。不得發越而煩也。天地之氣鬱。則陽蒸陰而爲雨。人身之氣鬱。則陽蒸陰而爲汗。陽

氣鼓動。陰液外泄。邪氣隨之而出矣。脉爲氣血之先。邪氣在表則浮。若鬱蒸煩悶。則氣欲外泄。故脉先浮。脉浮。是以知其必汗出而解也。

太陽上篇

中風證治第一

中風正治

太陽病。發熱汗出。惡風脉緩者。名爲中風。一

前總證中所有之脉浮頭項强痛而惡寒。乃太陽經中風傷寒所均有之脉症。而猶未分其所以爲中風。爲傷寒也。故此篇即於上條之脉浮頭項强痛之總證。而增入發熱汗出惡風脉緩。以別其爲中風者如此也。中風。風傷衛也。風者。春令陽氣上騰。呼吸而爲

風。所以發生萬物者也。其太過不及之氣乃爲淫慝之邪。感之則爲中風矣。然非獨春令爲然也。四時皆有之。唯春時爲當令耳。發熱者。風邪客於衛而鬱蒸也。汗出惡風者。風邪襲於毛孔。衛氣不能司其開闔之常。玄府不閉。故汗自出。腠理疎而不克任受風寒。故惡風也。風寒雖可互言。此篇則仍重於風也。緩者。緊之對稱。非遲脉之謂也。風爲陽邪。非勁急之性。故其脉緩也。此一條爲太陽中風之綱領。以下凡言中風發熱。汗出脉緩之太陽病。用桂枝湯者。皆同此脉

證也。以風傷衛爲第一層。故列爲太陽上篇也

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嗇嗇惡寒。淅淅惡風。翕翕發熱。鼻鳴乾嘔者。桂枝湯主之二

陽浮陰弱者。即所以釋前總症中脉浮之義也。熱自發。汗自出。即所以申上文發熱汗出也。脉法以浮候屬陽。沉候屬陰。謂之陽浮者。衛行脉外。陽邪中之。則脉盛於外。故陽脉浮也。陰弱者。營行脉中。營未受邪。則覺脉弱於内。故陰脉弱也。若總言之。浮候實。則沉

候虛唯其沉候虛。乃見其爲浮脉也。蓋以陽受邪而實。陽實則陰虛也。熱自發。汗自出之兩自字。皆易詞也。言風爲陽邪。衛爲陽氣。二陽兼併。邪正不容主客相爭。氣欝而熱自發。非若寒邪之客於腠理。至陽氣不得發泄。必待欝甚而始發熱也。衛爲表之表。營爲表之裏。衛統皮毛。風邪中之。則毛孔不閉。營中陰液内爲熱邪所蒸。外無衛氣固密。故汗易出。又非若寒邪入腠。玄府緊閉。陽氣不得外泄而無汗也。夫衛陽不能外固。則營陰不能自持。如婦之無夫。失其蔽護

無以自立。陰亡則益寒。故陽浮熱自發。則陰弱汗自出也。蓋衛主皮毛。猶門戶之司開闔也。風邪客衛。如有物之梗礙於門中而不得闔也。不得闔。則入者一任其入。出者一任其出矣。任其入。故惡風寒也。任其出。則汗自出矣。嗇嗇。猶言颼颼。如風寒之侵逼也。淅淅。猶言淅瀝。若風聲之微動也。嗇嗇惡寒。營陰弱於內也。淅淅惡風。衛陽踈於外也。中風而亦惡寒者。衛傷而營弱也。陽强陰弱。營衛不得和諧。故風寒皆惡也。翕翕。熱從外發。覺熱氣烘灼於皮膚之間也。肺主

皮毛。開竅於鼻。風在皮毛。内通於肺故氣塞熱壅鼻息嘶鳴也。乾嘔。惡心也。胸屬太陽。風邪在衛。邪氣犯膈而嘔也。此皆風邪傷衛之證。當解肌發汗。宜桂枝湯主之。主者。主其治也。凡見已上脉證。皆當以桂枝湯主其治。即有變證。亦以此方爲主而損益之。如下文桂枝加桂。及桂枝加附子湯。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之類是也

桂枝湯方

桂枝 三兩 仲景云桂枝者取枝上皮也後人不知藥性氣味而曰去皮誤矣不知桂味皆在皮若曰去皮則木心有何氣味乎肉桂亦大樹身皮耳豈可舍

其皮而用其才必耶拔必以氣味甜辣者方有辛溫發散之功無氣味者非眞桂也不可入藥

芍藥 三兩　甘草 二兩炙

生薑 三兩切　大棗 十二枚擘

右五味。㕮咀。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適寒溫服一升。服已須臾。歠熱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溫覆令一時許。遍身漐漐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後服。不必盡劑。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後服小促役其間半日許。令三服盡。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時觀之。服一劑盡。病證猶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者。乃服至二三劑。禁生冷粘滑肉

麪。五辛酒酪臭惡等物

桂。陽木也。生長於東南。蓋得東南震巽發生之全氣者。故能補助命門。生發中州。益下焦氣化之功。宣通百脈。而爲氣血之要藥。其枝則得陽氣而暢茂條達者也。夫木性之陽春生發。爲天地發散其三冬伏藏之鬱結者也。況桂爲純陽之木。氣味皆厚。且又其生發新長之枝乎。故能達衛陽之分而散解其鬱滯之風邪。是以辛溫發散之陽。以解陽分之陽邪也。陰陽應象論所謂辛甘發散爲陽也。東垣謂桂枝湯爲陰

經營藥。而能閉衛氣。使陰氣不泄。方有執謂桂枝固衛而善走陰。均失之矣。臣之以芍藥者。收陰氣而歛津液。所以救營陰之弱而滲泄也。佐之以甘草者。甘以緩之。佐桂枝則甘溫能除大熱也。使之以薑棗者。薑以助其辛散而止嘔。棗以和其中氣而調停之也。將佐皆得其人。操縱各適其用。則衛不覺其強。而營不患其弱。邪解氣平而自和諧矣。遑寒溫者。恐太熱則不能驟進。若徐飲則其勢已分。太寒則熱氣衰而無以鼓動其陽氣也。歠熱稀粥以助藥力者。桂枝不

過解肌。原非發汗之猛劑。恐其力綿。故以熱稀粥為後勁。所以助其溫散之功也。內經云。汗出皆生於穀。故以穀充其氣也。漐漐。身熱汗欲出貌。氣蒸膚潤之情狀也。微似有汗。言汗微而似有。似有而實微也。衛在皮毛。邪氣浮淺。使肌膚暫開。僅令衛分之風邪消散。而不使過多。有傷營分之弱陰也。若強逼太過。使汗出如水流漓。是發盡營中之汗。衛邪仍不能解。適足以愈弱其陰。故曰病必不除也。小促役者。方土之語。楊雄郭璞所謂方言也。謂暫停半日許。如可令人

催促之頃也。又小促役。宋板作小從容。禁臭惡等物者。使清穀入胃。則清濁之升降得宜。營衛之流行無滯。庶漸得安和而無反復之虞也。

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者。桂枝湯主之。三

頭痛雖見之於太陽總證。而未見於中風之首條。首條雖具脈證。以正中風之名。而尚未顯言其治法。此條雖有證無脈。而前後互見。并詳明其治法矣。其脈症治法。於三處互見。仲景立言。或詳或畧。忽現忽隱。正神龍見首不見尾。見尾不見首之妙。開後學辨證

施治之法門。其爲天下後世慮也深矣。

太陽病。外證未解。脉浮弱者。當以汗解。宜桂枝湯。四

脉浮弱。即前陽浮陰弱之義也。外證。即前發熱汗出。頭項强痛。惡寒等證也。言凡見外證未解而脉浮弱者。無論爲日多少。未經傳變者。其病猶在太陽不可誤以麻黃發汗。及犯下早之戒。仍當用解肌之法。以桂枝湯汗解之。此所以示叮嚀之意也。

太陽病。發熱汗出者。此爲營弱衛强。故使汗出。欲救邪風者。宜桂枝湯主之。五

衛以受邪而覺強。營未受邪而覺弱。太陽經之有營衛。如衣之有表裏也。表以垢膩而覺厚。裏無垢膩。故反覺薄耳。以發熱汗出爲衛強營弱。即所以申明陽浮熱自發。陰弱汗自出也。邪風。即風邪。顛倒反覆。皆以明桂枝湯之用也。

病常自汗出者。此爲營氣和。營氣和者外不諧。以衛氣不共營氣和諧故爾。以營行脉中。衛行脉外。復發其汗。營衛和則愈。宜桂枝湯。六

此又言營氣和。以明營弱衛強。爲陰弱汗自出之故。

而詳言其治法也。言太陽中風之所以汗常自出者。此爲營氣本未受邪而自和。然營氣雖和。而營外之衛氣。則爲風邪所中。邪氣附著於衛而鬱熱受困。不得與内之營氣。兩相和諧浹洽之所致爾。蓋營爲穀氣之清者。其精專之氣。出自中焦。化而爲赤。行於脉中。故曰脉者。血之府也。然非謂營即血也。乃血中之氣也。以血非氣則無以流行。氣非血則無所依附。血本屬陰。故血中之氣。亦爲陰氣也。衛爲穀氣之濁者。降於下焦。爲命門眞火之所蒸騰。其眞陽慓悍之氣。

不循經脉。直達皮膚而行於脉外。營則浸灌滋潤。衛
則溫煖固密。一營一衛。兩相和協。故無病也。生氣通
天論云。凡陰陽之要。陽密乃固。陰平陽秘。精神乃治。
陽强不能密。陰氣乃絕。以此推之。即可以該衛强營
弱而汗自出之義矣。然衛氣之不與營氣和諧。因風
中之而强也。治之之法無他。勿以汗常自出之故而
疑之。仍當以桂枝湯復發其汗。使衛分之邪解。則營
衛和諧而愈矣。
病人藏無他病。時發熱自汗出而不愈者。此爲衛氣不

和也。先其時發汗則愈。宜桂枝湯主之七

上文但言營氣和而外不諧。猶未宣明外不諧者。即衛氣不和也。此條復補出衛不和。以反覆詳盡中風用桂枝之義也。藏無他病。謂平日內藏並無他病也。時發熱者。謂其發熱有時也。言病人藏無他病。唯表中於風。以致有時發熱自汗出而不愈者。此爲風邪載於衛氣之中。邪正不相和也。若至已發熱時。則邪氣已動而汗自出。是治之失其時矣。不若乘其未發熱時。則邪伏於衛。用桂枝湯先其時發汗。則衛邪可

去。營分無傷。邪隨汗出而愈矣。

太陽病。初服桂枝湯。反煩不解者。先刺風池風府。却與桂枝湯則愈。八

服桂枝湯法。有一服不解而至三服者。有病重一劑不解而至二三劑者。此條乃初服桂枝湯。其邪未得即解。亦常有之事耳。曰反煩。則不止於不解。是藥後轉加煩悶矣。煩則風邪鬱於肌表。煩悶不得發越。陽邪熾盛。充塞於太陽之經。服湯不能驟解。故用刺法以分泄之也。夫太陽之經脉四行。夾背脉而行於兩

傍者也。風府一穴。本督脉穴也。在項上入髮際上同身寸之一寸。在大筋宛宛中。疾言則其肉立起。言休則立下。乃督脉陽維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而禁灸。風池二穴。本足少陽穴也。在耳後髮陷中。爲足少陽陽維之會。鍼入七分。留七呼。三穴雖非太陽本經脉穴。而氣府論云。足太陽脉氣所發者七十八穴。其浮氣在皮者凡五行。而風池風府三穴皆五行中之穴也。以其爲風邪出入之門户。故刺之以泄風邪之盛而殺其勢也。正王啟玄所謂浮氣而通之可以

去熱者也。刺之而邪氣分泄。却仍以桂枝湯汗解之則愈矣。此又以邪氣太盛。用刺法爲助以兩解之也。

風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九

風家表解。是服桂枝湯而表邪已解也。了了。决也。不了了。言了而未了也。謂中風家表邪已解。猶有餘邪故未得遽安。汗之則不須更汗。攻之則裏內無邪。雖欲治之。無可治也。方註及喻氏皆以爲當靜養以需。不可喜功生事也。十二日愈者。言經盡兩周。邪去而正自復也。此內經立法之常經。若至過經不解。則又

為法外之變，又當別論矣。

凡服桂枝湯吐者，其後必吐膿血也。十

其後必吐膿血句，乃未至而逆料之詞也。言桂枝性本甘溫，設太陽中風，投之以桂枝湯而吐者，知其人本陽邪獨盛於上，因熱壅上焦，以熱拒熱，故吐出而不能容受也。若邪久不衰，熏灼肺胃，必作癰膿，故曰其後必吐膿血也。此以不受桂枝而知之，非誤用桂枝而致之也。乃各註家俱言胃家濕熱素盛，更服桂枝，則兩熱相搏，中滿不行，勢必上逆而吐，熱愈淫溢，

蒸爲敗濁。必吐膿血。此一大禁也。不知桂枝隨已吐出。何曾留着於胸中。豈可云更服桂枝。兩熱相搏乎。

前人遂以此條。列爲桂枝四禁。豈不謬乎。

若酒客病。不可與桂枝湯。得湯則嘔。以酒客不喜甘故也。十

此條辭義明顯。不須註解。其特設此義者。所以別上文服桂枝湯吐者之不同也。前以熱邪上壅胸膈而吐。此以酒客之溼熱。常在胸膈而嘔。前以不受溫而吐。此以不喜甘而嘔。如此則吐膿血與不吐膿血。亦

自明矣。凡酒客中風。風性本溫。酒性溼熱。此眞所謂兩熱相合也。至眞要大論云。風淫於內。治以辛凉。佐以苦。以辛散之。但不必以甘緩之矣。其於桂枝湯。則當謹避之耳

桂枝本爲解肌。若其人脉浮緊。發熱汗不出者。不可與也。當須識此。勿令誤也。十二

此一條。眞乃桂枝湯之禁例也。浮緊。傷寒之脉也。發熱汗不出。傷寒之證也。具此脉證。其爲寒傷營而爲麻黃證也明矣。桂枝湯之本義。蓋以桂枝辛溫發散。

為解肌和衛之藥。芍藥酸收斂液。所以救營弱而汗自出者也。唯其衛強。故以桂枝汗解其衛分之風邪。唯其營弱。故以芍藥收斂其營中之陰液。今寒既傷營。則寒邪閉於營分。欝而為熱。汗不出而頭痛項強。身腰骨節皆疼。惡風而喘矣。寧可仍用桂枝。舍營分之陰邪不發。反空發衛分之陽邪乎。更不知肅殺之寒邪在營。而反以酸寒收斂之芍藥固之。豈非誤治反治乎。故曰不可與也。當須識此。勿令誤也。非謂桂枝反能收汗固衛也。歷代名家。如成無己。但隨文順

釋而不能辨。王好古謂麻黃治衛實。桂枝治衛虛。以致方氏之辨。有風中衛而衛不固。發熱汗出而惡風。桂枝救護之。熱粥釋散之。曾不思風中於衛。甚非桂枝發汗解肌。豈一粥之所能釋散乎。遂至世俗不曉其中意義。更忘桂枝湯原文中。有復發其汗。當以汗解句。及服桂枝湯法中云。汗出病差。不汗更服等語。而謂麻黃發汗。桂枝閉汗。故一遇汗出。便用桂枝。不知麻黃汗解營分之寒邪。桂枝僅解衛分之風邪。所以桂枝與芍藥同行。一以汗解其衛邪而衛氣和。一

以救其營弱而汗液收矣若必以爲桂枝止汗。豈不見麻黄湯中。亦有桂枝乎。豈有用麻黄而欲發其汗又以桂枝收之乎。唯此義未明。所以方氏於麻黄湯論中。有用麻黄而監之以桂枝。爲節制之妙。此皆相沿相習之惑也。蓋麻黄爲肺經之專藥。杏仁所以助麻黄而利肺氣。開皮毛而定喘者也。皆爲發泄腠汗之要藥。其所以亦用桂枝者。既欲泄脉中營內之寒邪。有不先開脉外一層之衛氣乎。此皆仲景制方之妙。深得内經客者除之。結者散之。開之發之之意也。

尚論不知桂枝湯義。亦但云使寒邪沒無出路。貽患無窮。豈亦仍方氏之舊說歟。

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主之。十三

下後不可更行桂枝湯。若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十四

此二條。所以辨既非傷寒。亦非中風也。然證同而治亦同。又以一汗一下為言者。蓋示人以病不在表。徒汗無益。病不在裏。徒下亦無益。又不可更疑其邪在

表。而更行桂枝湯以致誤也。汗出而喘者。肺主皮毛。邪熱但在肺臟也。無大熱者。言表裏皆無邪也。邪在表。則發翕翕之熱。邪在裏。則發蒸蒸之熱。此不言不熱。又不言微熱。而曰無大熱者。蓋肺主皮毛。因邪熱在肺。或時有微熱。未可知也。然非若表裏有邪之熱也既汗既下。仍然汗出而喘。足見邪不在表裏。治非其治矣。不可更行桂枝湯者。恐助熱而斂邪也。言肺爲人身之天氣。所以通呼吸。主皮毛而司開闔者也。熱邪實於肺中。則肺氣滿而喘矣。肺病而清肅不行。

失其治節。皮毛不容。開闔失司。是以汗出也。若疑似之間。誤認爲太陽中風之汗自出。則桂枝之辛溫能不助肺家之熱。芍藥之酸收。寧不歛肺分之邪乎。故曰不可更行桂枝湯。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也。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

麻黃 四兩去節　杏仁 五十箇去皮尖研　甘草 二兩　石膏 半斤研

右四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

辨誤　成氏之説。固爲背謬。方氏謂不當用桂枝固

衛。故用麻黃以發之。喻氏亦謂誤用桂枝固衛。寒不得泄。故變青龍之制。允為的對。不思若邪果在太陽而汗出。可復用麻黃以發之耶。汗出而加之以喘。豈猶未知為肺病乎。此所謂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者。所以解肺家之邪熱。非所以發太陽之汗也。若仍用麻黃以發之。則不必另立一名。當命之曰麻黃去桂枝加石膏湯。不然則又當曰青龍去桂枝芍藥湯矣。何必另立名義乎。其別立一名者。所以別乎其非青龍麻黃之汗劑耳。李時珍云。麻黃乃肺經專藥。雖為

太陽發汗之重劑。實發散肺經火鬱之藥也。杏仁利氣而能泄肺。石膏寒凉能肅西方金氣。乃瀉肺肅肺之劑。非麻黃湯及大青龍之汗劑也。世俗不曉。惑於活人書。及陶節菴之說。但見一味麻黃。即以爲汗劑。畏而避之。唯恐不及。不知麻黃湯之制。欲用麻黃以泄營分之汗。必先以桂枝。開解衛分之邪。則汗出而邪去矣。何也。衛在營外。營居衛中。欲泄其內。必先開其外也。前人每謂桂枝能固衛止汗者。誤甚。若果能固衛止汗。何仲景又以此解太陽中風之邪。使漐漐

似汗而又警人以如水流漓之戒。且又云一服汗出病差。止後服。若不汗更服。若汗不出者。服至二三劑。其第四條曰。外證未解。脉浮弱者。當以汗解。宜桂枝湯。非其明訓乎。所以麻黄不與桂枝同用。止能泄肺邪而不至大汗泄也。况服麻黄湯法。原令微似汗而未許人大汗出也。觀後賢之麻黄定喘湯。皆因之以立法也。若夫大青龍之制。則以寒温並感。故以麻黄佘湯。合桂枝去芍藥湯以兩解之。又以熱鬱煩躁之温邪。更入之以白虎之半。以解其煩熱耳。註家俱不

知其義。又烏足以窺仲景哉

已上十四條。皆太陽中風之脉證。及應用桂枝湯之情形方法禁例也。正治之法。已盡於此。其誤治失治之變。遂門條列於後。即壞病條中之已發汗。若吐若下若温鍼之誤治而仍不解者之變也。觀其脉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之法也。從來正治誤治。雜亂不分。混淆於一篇之中。不知誤汗吐下。即壞病也。誤汗吐下之治。即壞病治法也。又另立壞病一門。而謂仲景壞病治法。失而不傳。遂爲千古恨事。今讀之者眩目

惑心。用之者茫然無措。謂非從前編次之失。何可得歟。余為分其緒端。各立條目。使正治誤治之法。井井不紊。庶可為將來之助云。

## 太陽壞病

太陽病三日。已發汗。若吐若下若温鍼仍不解者。此為壞病。桂枝不中與也。觀其脉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圭

太陽中風之三日。邪猶在表。當用桂枝湯取微似汗以解之。乃為正治。若曰已發汗。是以麻黃湯誤汗之矣。與夫若吐若下若温鍼而誤用之于邪氣在表之時。皆足以致裏虛邪陷之變。故仍不解也。何以言之。以本未壞之太陽病。而以誤汗吐下温針壞之。乃為醫所壞也。故曰壞病。非前註所謂過經不解。日久不

痓。亦非治法多端。無一定可擬而謂之壞病也。既因汗吐下溫鍼之誤。必有變證蜂起。非復桂枝之舊證矣。故曰桂枝不中與也。但觀其所變之脉證。即知其所犯因何而變逆。隨其見證而治之可也。論中凡屬誤汗吐下之變。皆壞病也。故治之之法。即下文誤汗誤吐誤下誤燒鍼諸條是也。

辨誤　從來立言諸家。俱謂仲景既有壞病一則。惜其不立治法。但曰隨證治之。以法治之而已。使後人臨證束手。誠爲闕典。或曰仲景有法必有方。大約因

久遠遺亡。遂成不全之書。良可嘆也。不知仲景本意。原以太陽病三日之一條。以冠中風誤治之前。又以本太陽病不解一條。列於少陽誤治之始。其下文誤汗誤吐誤下誤溫鍼諸條。即其治也。向因王叔和編次之失。致雜亂於正治誤治之中。紛紜難辨。故使後人有此疑歎耳。初非不立治法也。豈意後賢殫心竭慮。終不可得。故又別立壞病一門。而其治法。究無所措。是以知讀仲景書之不易也。然六經之中。仲景獨以陽經之太少爲言者。蓋以在表之誤治居多。在裏

之誤治少也。且二經之表裏虛實。疑似多端。難於察識。其誤治獨多。變逆尤甚。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故特立此一法。以重其事也學者其可忽諸。

中風失治

太陽病未解。脉陰陽俱停。必先振慄汗出而解。但陽脉微者。先汗出而解。但陰脉微者。下之而解。若欲下之。宜調胃承氣湯主之。十六

脉之陰陽有關以前爲陽。關以後爲陰者。蓋寸口爲陽。主乎上焦天氣。尺中爲陰。主乎下焦地氣。而關則陰陽之分界也。此所謂陰陽者。即辨脉首章所云。大浮動數滑爲陽。沉濇弱弦微爲陰也。謂之陽者。邪氣在表之脉。謂浮候也。謂之陰者。邪氣在裏之脉。謂沉

候也。停者。停止之謂。猶暫停畧停少停之義也。振慄者。振動而戰慄也。以太陽病未解之時。陰陽脉俱停然停止而不見。乃正氣本虛。難於勝邪。致正邪相爭。陰陽擊摶。振慄將作。所以陰陽脉皆暫時潛伏。乃正氣欲復。邪氣將解之徵。故必先振慄。則陽氣鼓動。正氣得伸。然後汗出而解也。若邪止在表。但見浮大動數之表脉。而忽見微弱者。為陽脉已微。則知表邪已衰。必先汗出而解。其所以先汗出而解者。以表邪既衰。腠理自通。故知必先汗出而解也。若邪止在裏。但

見沉實弦滑之裏脉而忽見微弱者為陰脉已微則知裏邪已弛。下之而邪氣解矣。若欲下之。以陰脉既微。為邪氣已衰。不必力攻大下。故止宜以調胃承氣湯主之。然裏邪必下之而後解者。以有形之滓。必須假借藥力。方能決去。非比無形之表邪。可自行渙汗而解也。所以仲景但有下法而無汗法也

辨誤　此條自成註已來。諸家俱以停字作均停解。而曰陰陽兩停。初無偏勝。若果如此。則是無病之脉矣。邪氣安在。何庸汗解乎。唯程氏之再辨有云。陰陽

俱停止者。是陰極而陽欲復也。其義頗精。可稱卓識。但惜其一篇之中。唯此一句耳。至於脉之陰陽。成氏又引辨脉法中之寸口關上尺中。三處大小浮沉遲數同等以證之。誤矣。此乃關前爲陽。關後爲陰之說也。若以寸口爲陽。則尺中爲陰矣。設尺陰既微。汗且仲景以爲不可。况下之乎。不知此所謂陰陽脉者。亦即辨脉法中之所謂寸口脉陰陽俱緊之陰陽也。以一寸口而分陰陽。豈非大浮動數爲陽而主表。沉濇弱弦爲陰而主裏乎。各註家俱畏難而置之不辯。使

後學安所適從。且仲景之文。容光必照。豈容終晦乎

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裏證。渴欲飲水。水入即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十七

此因不早解肌。久而不解。致邪氣入裏而變逆也。六七日。經盡當解之候也。猶不解而煩者。蓋因不用桂枝湯汗解。風邪不得外泄。表邪猶在。故仍發熱而不解也。爲日已多。不解之表邪。透漏入裏。已在胸膈之間。故作煩悶也。靈樞五亂篇云。清氣在陰。濁氣在陽。營氣順脉。衛氣逆行。清濁相干。亂於胸中。是爲大悗。

故氣亂於心。則煩心者是也。外熱裏煩。故曰有表裏症。渴欲飲水者。邪入胞膈。熱在上焦也。水入則吐者。邪未入胃。裏無熱邪也。上熱所以渴欲飲水。裏寒所以雖入不受。而爲寒格之證。故曰水逆。夫病在太陽而渴。乃膀胱之氣化不行。非胃熱而渴也。李東垣以渴爲膀胱經本病者。何也。蓋太陽者。膀胱之經也。膀胱爲津液之所藏。水逕之道路也。然必藉命門之眞陽化。三焦之運用。蒸騰其水逕之氣。上行而爲津唾。則不渴矣。靈樞決氣篇所謂上焦開發。蒸五穀味。熏

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漑者是也。下焦則蒸動其水、溼之濁氣。滲入膀胱而爲小便。靈樞營衛生會篇云。下焦者。別迴腸。注於膀胱而滲入。故蘭靈秘典云。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此其義也。以太陽之經邪不解而內犯膀胱。則下焦不蒸而氣液不得上騰。無津液之潤。故渴欲飲水。又以胃無熱邪。且下焦之火不蒸。所以水入則吐。寒格而爲水逆也。故以五苓散主之。以助其下焦蒸騰之用。使氣液升而渴自止。又恐其表症之發熱未解。故又飲煖水。使汗出邪解而

愈矣。此條有證無脉。故難於擬議。以理測之。尺中微弱。量可知矣。

辨誤　原文中。仲景以發熱不解爲表證。以煩爲裏證。故云有表裏證。皆責人以不早汗解。而致入裏之意也。至渴欲飲水。水入則吐。然後用五苓散主之。以桂助其下焦蒸騰之陽氣。使津回氣潤。以治其渴而止其水逆。仍以表邪未解。多服煖水。令汗出而愈。並非以一五苓散。而能使表裏之邪盡解也。成氏不知此義。以煩爲表邪。已屬誤謬。又以原文有表裏症句。

遂謂與五苓散和表裏。及本篇誤汗首條發汗後大汗出。脉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與五苓散。亦以脉浮爲表未解。而曰以五苓散和表裏。豈既發其汗而大汗出。表邪猶未解耶。至於傷寒誤汗條中。有發汗已。脉浮數煩渴者。五苓散主之。亦以脉浮數爲表邪未盡。云與五苓散和表潤燥。致後人皆以五苓散爲兩解表裏之劑。而以桂枝易桂。究竟原方中。仍是桂去粗皮半兩。則桂豈解表之藥乎。一人之誤。令後世千萬人皆誤。非成氏作俑之罪乎。

五苓散

猪苓 十八銖去皮　茯苓 十八銖　澤瀉 一兩六銖　白朮 十八銖

桂 半兩去粗皮　古以二十四銖爲一兩漢之三兩准今之一兩以後凡見銖兩者皆准此

右五味爲散。以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多飲煖水。汗出愈

朮性燥濕扶土制水。使脾氣健而足以散精。胃氣強而津液自運。李時珍云。朮除膀胱之溼。則氣得周流。又云。茯苓氣味淡而滲。其性上行。生津液。開腠理。滋水之源而下降利小便。潔古謂其屬陽。浮而升。言其

性也。東垣謂其爲陽中之陰。降而下。言其功也。潔古又云。淡爲天之陽。陽當上行。何以反利水而瀉下。氣薄者。陽中之陰。所以茯苓利水瀉下。不離陽之體。故入手太陽。猪苓淡滲。令氣升而又能降。故能開腠理。利小便。與茯苓同功。但不入補藥耳。澤瀉氣平而味甘淡。淡能滲洩。氣味俱薄。所以利水而洩下。脾胃有溼熱。滲去其溼。熱亦隨去。而土得令清氣上行。使天氣清爽。愚按陽中之陰者。天氣也。人身之肺氣也。惟其地有陽氣上升。然後天有陰氣下降。天氣下降。然

後有雨霈露零之妙。所以諸利小便之藥。皆氣味輕薄而上行於肺。至肺氣下行而小便滲利。故肺為水之化源也。世人不知氣交升降之義。但曰水出高源。僅以肺為化源。淺矣。邵子皇極經世之遠取諸物篇云。羽族八竅。以無肺之一臟。故無小便也。桂性辛熱而下行。入腎而走命門。膀胱者。腎之府也。經云。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以膀胱為津液之府。而三焦能決其水者。何也。蓋三焦為命門真陽之火氣。總領藏府經絡營衛

內外左右之氣。而游行於上中下、一身者也。故命門爲三焦之原。三焦爲命門之使。所以命門爲體而三焦爲用也。所謂氣化者。溼化爲氣而上騰。氣化爲水而下出。桂者。所以助下焦之陽氣上蒸。而使地氣上升者也。升已而上焦之天氣。還而下降。其氤氳之氣。入胞中而滲入膀胱。是爲便溺也。是皆由氣化而入。更由氣化而出者也。若非下焦陽氣之蒸騰。惡得有氣化而爲升降出入之妙乎。是以五苓之有桂。猶釜底之有薪火也其卒淡滲以爲功。猶兵之有將帥也。

人皆不知此義。畏其熱而不敢用。有改而為四苓者。有更桂而用桂枝者。故前人方論中。皆曰以桂枝之辛甘發散和其肌表。互相傳習。衆論雷同。於雜證中猶知用桂。於傷寒家。無不皆然。孰知仲景桂枝湯中。必曰桂枝三兩。五苓散內。但曰桂去粗皮半兩。試思果用桂枝。因何止一桂字。況桂枝豈有粗皮可去。此一可辨也。倘五苓散中可稱桂枝為桂。則桂枝湯中。亦可止用一桂字矣。又何必以兩字稱之耶。一字兩字之稱。定之於前人。而後人終不能改。何議論中。偏

故桂為桂枝耶。且東垣李氏曰。桂性辛熱。陽中之陽也。氣之薄者。桂枝也。氣之厚者。桂肉也。氣薄則發泄。桂枝上行而發表。氣厚則發熱。桂肉下行而補腎。此天地親上親下之道也。豈有以五苓滲溼下洩之劑。而反用上行發表者乎。此皆未燭其理。所以畏熱而不敢用。故亦更張其議論也。然仲景原云。桂枝者。取枝上皮也。今方書皆註曰去皮。此不知者之訛耳。深所以誤後人者也。桂之氣味在皮。豈反去之而用淡然無氣味之木心。亦何益乎。不然則肉桂亦當去皮

而留其木矣。有是理乎。蓋肉桂之去外皮。以霜皮為無味而去之也。曰去內外皮而為桂心者。亦失之矣。夫桂之甜辣而有氣味者在內。寧可內外皆去耶。所謂桂心者。外去其無味之皮。內除其無味之木。其皮內之著於木上者。氣味俱厚。乃為桂心耳。此義從來誤謬。而李瀕湖先生本草綱目之正誤下。亦有去內外皮之一語。豈非智者之一失乎。故併識之

太陽病。小便利者。以飲水多。必心下悸。小便少者。必苦裏急也。十八

病在太陽而小便利者。以熱邪未犯太陽之府。膀胱無恙。所以飲水雖多。其氣化流行。故小便利也。然雖欲飲水。當少與之可也。若飲水過多。小便雖利。裏無熱邪。水寒傷胃。停蓄不及即行。必令心下悸動。心下者。胃之部分也。悸者。水滿胃中。氣至不得流通而動惕也。若飲水多而小便少者。是下焦無火。水溼不流。膀胱蓄水。不得氣化而出。必苦裏急。蓋指五苓散證而言也

辨悞　前註皆以心下悸為水乘心火。心受制而悸

者。俱失之矣。蓋驚悸者。因驚駭而心爲之悸動。故爲心病。如炙甘草湯之心動悸。及小建中湯之心中悸而煩。雖亦可謂之心病。然炙甘草湯之悸。乃氣血皆虛。小建中湯之悸。乃中氣不足也。至於心下悸。則在心之下矣。以心在膈膜之上。胃在膈膜之下。故曰心下。此條之心下悸。即水停心下之義也。若夫臍下悸者。去心已遠。與心何涉。而亦謂之心氣虛乎。此皆不經之論也。其所以亦謂之悸者。不過言其如心病之動悸而已。不可皆謂之心病也

## 中風火刦

微數之脉。慎不可灸。因火爲邪。則爲煩散脉中。火氣雖微。內攻有力。焦骨傷筋。血難復也。十九

欲申火刦之悞先示警戒之詞蓋此條以本虛而禁灸也。言虛人受邪。欝而不散。本虛邪實。則其脉微細而數。微者。細小而無力也。數者。熱欝之脉也。微則爲虛。數則爲熱。微則正氣已虛。數則陰不勝陽。凡見此者。慎不可灸。灸之則陽邪因火而愈盛。令人煩悶而爲火逆之證矣。蓋因不察其爲陽強陰弱之證。陰氣

本虛。乃乘虛追逐其衛分之實邪。驅使內入營分。營、氣本行於脉中者也。經云脉者。血之府也。邪受火迫。風乘火勢。排闥直入。以陰血而遇火逼之陽邪、能不爲之流散乎。然自外觀之、則若火氣甚微。而不知其內攻於皮肉筋骨之中。則甚有力也。愼勿視一灸爲微而誤犯之。必令人筋骨焦傷。將來脉中之陰血。必難克復也。可不愼歟。

脉浮熱甚。反灸之。此爲實。實以虛治。因火而動。必咽燥唾血。干

此以邪實而禁灸也。言邪實而熱甚者。當以汗解。若不循法度而反以火灸之。不知此爲衛強邪實之病也。灸法中雖有補瀉之分。然但宜用之於虛寒。而不宜施之於實熱。此而灸之。是實症而以虛治之。此所謂實其實也。所以熱邪因火勢而上炎。故令咽中乾燥。陽盛搏陰。故血菀於上而爲唾血也。諸血證中。唯血之唾者屬腎。咽燥唾血。蓋以火熱太甚。傷腎家之眞陰故也。

太陽病。以火熏之不得汗。其人必躁。到經不解。必清血。清字作圊

血。名爲火邪。(主)

太陽中風。不用汗解。以火熏逼而終不得汗。陽邪被火。熱鬱愈甚。其人必煩躁不寧。至七日已上。行其經盡之時。當解而不得解。則熱邪必入裏而內傷陰血。火熱煎迫。故溢入腸胃。下行而圊血也。此非太陽本病。即上文所謂因火爲邪。故曰名爲火邪

太陽病。二日反躁。反熨其背而大汗出。大熱入胃。胃中水竭。躁煩。必發讝語。十餘日振慄自下利者。此爲欲解也。故其汗從腰已下不得汗。欲小便不得。反嘔。欲失溲。

足下惡風。大便鞕。小便當數。而反不數。及多大便已。頭卓然而痛。其人足心必熱。穀氣下流故也。三

二日反躁者。非成氏所謂熱氣行於裏也。乃陽邪怫鬱。不得汗泄而躁也。因欲發汗。而反以火熨其背。乃得大汗出。即火刼之謂也。然因火熨之誤。而大熱之邪。即乘大汗之虛。遂陷入陽明胃府。故胃中之津液皆枯竭也。枯燥燔灼。故發躁煩。躁則汗後陽虛而陰動於下。煩則熱邪歸胃而陽盛於上。胃熱神昏。必發讝語矣。若此者十餘日。邪氣漸衰。正氣將復。故忽發

戰慄戰慄者。即戰汗也。以大汗出而大熱入胃。胃中之水已竭。又能自下利者。津液還胃而大便出也。大凡寒戰。已爲邪氣欲解。而胃熱躁煩讝語之症。本應以承氣下之。今得自利。熱邪下泄。故爲欲愈也。故其汗從腰以下不得汗者。言前大汗出時。若其汗從腰以下不得有汗。則下半截之邪。不得外泄。因汗後陽虛。下焦之氣化不行。故欲小便不得。氣上逆而反嘔也。欲失溲者。邪鬱下焦。陽虛不固。腎不能司二陰之竅啟閉失常。故既如癃閉。又欲失溲也。足下惡風者。

腰以下無汗。風邪未去。下焦陽氣不通。故足下惡風也。大便鞕。小便當數而反不數者。邪歸陽明也。陽明篇云。本自汗出。醫更重發汗。以亡。津液。胃中乾燥。故令大便鞕。當問其小便日幾行。若本小便日三四行。今日再行。故知大便不久出。今為小便數少。津液當還入胃中。故知不久必大便也。此條亦以大汗出後。大熱入胃。胃中水竭。故令大便鞕。然熱邪在裏。小便當數而反不數。所以津液當還入胃而大便當出矣。及大便出而且多。則熱邪盡從下泄矣。大便已而頭

卓然痛者。熱邪驟從下泄。上焦乍虛。故虛陽上浮而覺卓卓然痛也。足心爲湧泉穴。足少陰腎脉之所自出。下焦眞陽之所自始也。靈樞謂水穀入胃。穀之濁氣下走。爲下焦之陽氣所蒸。清陽騰越而爲衛氣晝行於陽。夜行於陰。常從足少陰而行於五藏六府者也。前因邪熱據胃。阻絕穀氣而不得下行。下焦之陽氣不得旋轉。故足下惡風。邪氣旣去。經脉流通。陽氣從足少陰而出。所以足心必熱也。穀氣者。衛氣也。衛氣乃胃中穀氣下流之所化。實卽胃氣也。故曰有胃

氣者生。無胃氣者死。此則胃氣已行。故云穀氣下流也。靈樞終始篇云。凡刺之屬三。必刺至穀氣。故一刺則陽邪出。再刺則陰邪出。三刺則穀氣至。穀氣至而止。所謂穀氣至者。已補而實。已寫而虛。故已知穀氣至也。詳推經義。乃穀入於胃。化而爲精微冲和之氣也。雖有宗氣營氣衛氣之分。實穀之一氣所化。故曰穀氣。豈方氏所謂食氣也哉

太陽病。中風。以火刧發汗。邪風被火熱。血氣流溢。失其常度。兩陽相熏灼。其身發黃。陽盛則欲衄。陰虛則小便

難。陰陽俱虛竭。身體則枯燥。但頭汗出。劑頸而還。腹滿而喘。口乾咽爛。或不大便。久則讝語。甚者至噦。手足躁擾。捻衣摸牀。小便利者。其人可治。

此亦言不用汗解。而以火劫致誤也。蓋風為陽邪。不當以火劫之法取汗。以邪風而被火熱。煎迫則熱傷陰分。使血氣沸騰。不循其常行之經脉隧道。而橫流妄溢。故曰失其常度。邪風又得火熱。故為兩陽相熏灼。陽邪不得外泄。故內走陽明。熱傷血分。胃土鬱蒸熱淤肌肉。故其身發黃也。陽邪熾盛。血熱妄行。故欲

衄。陽盛則陰虛而津液涸。故小便難。曰陰陽俱虛竭者。以小便難。已知其爲陰氣虛竭矣。上文曰陽盛。似不當言陰陽俱虛竭。然前所謂陽盛者。蓋指陽邪而言也。此所謂陽虛者。以正氣言也。以熱邪過盛。陽氣亦爲之銷爍矣。經所謂壯火食氣。故陽氣亦虛竭也。如此則陰液消亡。無以滋養灌溉而身體枯燥也。若陽盛而得衄。則陽邪得泄。當漸解矣。旣不得汗。又不得衄。邪氣壅塞。至於陰陽離異。邪熱獨盛於陽。故但頭汗出。劑頸而還。靈樞云。諸陰脉皆至頸。從胸中而

還。諸陽脉皆上至頭。以陽邪熾盛於陽分。與陰氣阻絕。所以頭汗劑頸而還。自頸以下陰脉所至之處。皆不得汗泄也。經云。陰陽離決。精氣乃絕。陰陽既不流通。邪併於胃。在外則不得汗泄。在內則不得下出。故腹滿而喘。膻中為氣之海。上通於肺而為呼吸者也。陽邪蓄積於中。其氣不得流布於藏府經絡。故盛滿而為喘。所謂滿則必喘也。陰陽應象論云。陽勝則身熱腠理閉。喘麤為之俛仰。汗不出而熱。齒乾以煩寃。腹滿死者是也。胃開竅於口。咽為胃之門戶。胃熱鬱

蒸。故口乾而咽爛也。或久不大便。則實熱久畱於胃。煎熬熏灼。致神昏而讝語也。甚者至於實邪上逆而爲噦。噦者。呃逆也。宣明五氣篇云。胃爲氣逆爲噦。非王太僕所謂噫。亦非李東垣所謂乾嘔也。夫四肢爲諸陽之本。陽邪盛則四肢實。故手足躁擾而爲撚衣摸牀。此九死之證也。若其人小便猶利者。則眞陽猶未盡虛。尚能施其氣化。陰氣猶未盡竭。尚能滲其津液。猶或可以速逐陽邪。急救陰氣也。故曰其人可治。

燒鍼令其汗。鍼處被寒。核起而赤者。必發奔豚。氣從少

腹上衝心者。灸其核上一壯。與桂枝加桂湯。更加桂二兩

二十四

燒鍼者。燒熱其鍼而取汗也。玉機眞藏論云。風寒客於人。使人毫毛畢直。皮膚閉而爲熱。當是之時。可汗而發也。或痺不仁腫痛可湯熨及火灸刺而去之。觀此則風寒本當以汗解。而漫以燒鍼取汗。雖或不至於因火爲邪。而鍼處穴孔不閉。已被寒邪所侵矣。八正神明論云。天溫日明。則人血淖液而衛氣浮。故易瀉。氣易行。天寒日陰。則人血凝泣而衛氣沉。是以天

寒無刺、天溫無凝。天忌不可不知也。離合眞邪論云。
吸則納鍼。無令氣忤。靜以久留。無令邪布。吸則轉鍼。
以得氣爲故。候呼引鍼。呼盡乃去。大氣皆出。故命曰
寫。必先捫而循之。切而散之。推而按之。彈而怒之。抓
而下之。通而取之。外引其門。以閉其神。呼盡納鍼。靜
以久留。以氣至爲故。如待所貴。不知日暮。其氣以至。
適而自護。候吸引鍼。氣不得出。各在其處。推闔其門。
令神氣存。大氣留止。故命曰補。夫鍼之爲道。合天地
之至數。通不測之神機。其法至精至妙。苟不能造其

精微。則必有誤人之害。所以燒鍼取汗。邪氣已泄。大氣皆出。而不知氣至之後。遂而自護。推闔其門之法。使熱鍼驟去。寒邪侵入其未闔之鍼孔。故腫起如核。皮膚赤色。直達陰經。陰邪迅發。所以必發奔豚氣也。蓋奔豚者。腎藏陰寒之氣上攻也。豚本黑色。故屬北方亥水。戌則一陽未剝。子已一陽初生。唯亥純陰。故以豕喻之也。豕性遲鈍。駭怒則奔突。腎肝之陰氣上逆。有類奔豚。亦象形取義也。足少陰腎經之脉穴。自横骨大赫氣穴四滿皆在任脉關元氣海之兩傍。足

厥陰肝經之脉穴。循陰股。入毛中。過陰器。抵小腹。是以奔豚之氣。從少腹而上逆衝心。即如厥陰之爲病。亦氣上撞心也。治之唯有温經散寒而已。故即於梗上各灸一壯。以驅其入處之寒邪。又即於解肌正治劑中。加桂以温散陰經之寒邪。乃爲的治。註皆謂桂伐腎邪。然桂非伐腎邪也。命門之火氣衰微。則寒邪爲患。補益下焦之眞火。即益火之源以消陰翳也。桂亦非能伐肝也。下焦之陽氣衰弱。則木鬱不達。地中之陽氣上騰。則草木暢茂。人身腎中之元陽。即地中

來復之一陽也。其上騰之陽氣。即人身三焦之氣化也。三焦本於腎中之陽。猶天地生化萬物之陽氣。本於黃鐘初動。一點來復之陽也。肝乃含生於土中。勾萌未達之木也。故猶屬厥陰。厥陰者。陰極陽生之處也。膽即透地條達之木。故為少陽。少陽者。初生方長之陽也。蓋天地非陽氣。則陰寒之鬱結不得發散。草木非陽氣。則勾萌之生長不能條達。明乎此。則用桂之義。無不瑩澈矣。

桂枝加桂湯

即於桂枝湯方內。更加桂二兩。成五兩。餘依桂枝湯法。

辨誤　方氏云。所加者。桂也。非枝也。方出增補。故有成五兩之說。經止云加減。原無載方。舊本。因後人增補成方。類附卷末而多誤謬。今依增校勘。以便用者之尋討云。以此推之。則不過於原方更加桂而已。二兩二字。已屬不經。豈有桂之辛熱。驟加二兩之理。即使漢之三兩。爲今之一兩。則此二兩。亦已六錢六分。寧無太熱之慮乎。而喻氏云。所以用桂三倍。加入桂

枝湯中。是加而又加矣。故於本條原文下。去二兩二字。以合三倍之說。恐不能無誤謬也。若六經條下。已有桂枝加桂一湯。至此又加。乃可云更加而謂之三倍。然後可也。不知此所謂桂枝加桂湯更加桂二兩者。其意蓋謂桂枝加桂湯。當於桂枝湯中。更加桂二兩而已。非謂桂枝加桂湯又更加桂也。更有辯者別條既無桂枝加桂之用。而獨用於此。則何不一總加入。而必一加再加乎。此又不辯自明者也。前輩用心。偏於此等處糢糊。其何以翼仲景而訓後世哉。

脉浮宜以汗解。用火灸之。邪無從出。因火而盛。病從腰以下必重而痹。名火逆也。二十五

脉浮為風邪在表宜以汗解。乃為合法。醫反以火灸取汗而終不得汗。邪氣遂無從而出。陽邪因火而愈盛。其欝蒸之濕熱下流。故從腰以下必重而痹也。痹者。筋骨拘攣而不能屈伸。即素問生氣通天論所云。溼熱不攘。大筋緛短。小筋弛長之義也。此亦因火變逆。是以名之曰火逆。

## 中風誤吐

太陽病。當惡寒發熱。今自汗出。不惡寒發熱。關上脈細數者。以醫吐之過也。一二日吐之者。腹中飢。口不能食。三四日吐之者。不喜糜粥。欲食冷食。朝食暮吐。以醫吐之所致。此爲小逆 二六

病在太陽。自當惡寒發熱。今自汗出而不惡寒。巳屬陽明。然陽明當身熱汗出。不惡寒而反惡熱。今不發熱。及關上脈見細數。則又非陽明之脈證矣。其所以脈證不相符合者。以醫誤吐而致變也。夫太陽表證。

當以汗解。自非邪在胸中。豈宜用吐。若妄用吐法。必傷胃氣。然因吐得汗。有發散之義寓焉。故不惡寒發熱也。細則爲虛。數則爲熱。誤吐之後。胃氣旣傷。津液耗亡。虛邪誤入陽明。胃脘之陽虛躁。故細數也。關上者。蓋指右關而言也。即脉要精微論所謂附上。右外以候胃。內以候脾也。右關本以候脾胃。而關上則兼指氣口也。何以知其指氣口乎。五藏別論曰。氣口何以獨爲五藏主。曰胃者。水穀之海。六府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於胃以養五藏氣。氣口亦太陰也。是以五

藏六府之氣味。皆出於胃。變見於氣口也。此以誤吐損胃。故知關上兼指氣口而言也。一二日邪在太陽之經。因吐而散。故惡寒發熱之表證皆去。雖誤傷其胃中之陽氣。而胃未大損。所以腹中猶饑。然陽氣已傷。胃中虛冷。故口不能食。陽明篇首云。能食者爲中風。不能食者爲中寒。蓋有陽氣則能納能消。無陽氣則不能消納也。三四日則邪已深入。較前已不同矣。若誤吐之。損胃尤甚。胃氣虛冷。狀如陽明若中寒不能食。故不喜糜粥也。及胃陽虛躁。故反欲食冷食。及

至冷食入胃。胃中虛冷不化。朝則陽氣隆而猶能受納。暮則陰氣盛而脹滿。故上逆而吐也。此雖因悞吐致變。然表邪既解。無內陷之患。不過當溫中和胃而已。此爲變逆之小者也。不若誤汗悞下火劫之變尤大也。此條當與下文誤汗變逆第五條之病人脉數。數爲熱之一節互看。此以誤吐傷胃。陽氣衰微。陽虛脉數。不能消穀而吐。彼以悞汗陽虛胃冷。客熱不能消穀而吐也

太陽病。吐之。但太陽病當惡寒。今反不惡寒。不欲近衣。

此為吐之內煩也二七

珎言悞吐之變。所以反覆申明上條之義也。言太陽表證本當惡寒。今反不惡寒。且不欲近衣者。恰似陽明證所謂不惡寒反惡熱也其所以然者。以吐後外邪雖去。而胃氣虛損。其虛陽在內原屬陽明之虛邪作煩故也。

## 中風誤汗

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煩燥不得眠。欲得飲水者。少少與飲之。令胃氣和則愈。若脉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與五苓散主之 二十八

此條當作兩截解。發汗後大汗出二句。乃一條誤汗之總領。自胃中乾。至胃氣和則愈。是誤汗之虛邪犯胃。故不須立治。但飲水而使胃和則愈。自脉浮小便不利。至五苓散主之。是邪氣未曾犯胃。因太陽之經邪。誤汗而犯太陽之府。膀胱受病。故以五苓散主之

也。言太陽中風。當用桂枝湯。取微似汗以解之。乃爲正治。此曰發汗。則非解肌矣。又曰大汗出。非誤用麻黃湯。即犯如水流漓之戒矣。大汗出而胃中津液乾枯。致燥熱而煩。不得眠者。經云。胃不和則臥不安也。胃中乾燥而煩。故欲得飲水也。曰少少與之者。恐大汗出後。胃中陽氣已虛。不能消水而爲水逆故也。如得水之後。津回氣復。胃氣和調則愈矣。若大汗出後。其脉浮而小便不利者。又非入胃之虛邪矣。夫脉浮本爲風邪在表。此已發其汗而大汗出矣。豈表邪猶

未解耶。所謂脉浮者。蓋因誤汗亡陽。真陽失守。虛火上浮。故脉見浮耳亡陽則命門無火。下焦無氣化之用。所以小便不利也虛陽浮越於上故微熱而消渴也消渴者。飲水無度也。陽虛則下焦無火。氣化不行。無蒸騰之用則下焦之氣化不升。而上焦無津液之潤。與厥陰首條之消渴相似。故用五苓散中之桂。以助其下焦腎藏蒸騰之氣。四苓以沛其上焦肺家氣化之功。則三焦施化。升降流行。津回便利而愈矣。此條當與中篇發汗已。脉浮數煩渴條互看

辨誤　成註以脈浮爲表邪未解。固屬不知者之謬解。而尚論亦取方氏脈轉单浮。爲邪見還表。五苓散導溼滋乾等語。作一串講。而謂脈見单浮。爲邪還於表。脈浮本當用桂枝。何以變用五苓耶。以熱邪得水。雖不全解。勢必衰其大半。邪既還表。其熱亦微。兼以小便不利。證成消渴。則府熱全具。故不從单解而從兩解。凡飲水多而小便少者。謂之消渴。裏熱熾盛。何可復用桂枝之熱。故導溼滋乾清熱。惟五苓有全功耳。愚竊謂汗既大出。豈有表邪尚在之理。既云證成

消渴。府熱全具。邪氣入府。焉有還表之時。且云消渴之裏熱熾盛。以桂枝尚憚其熱而不可復用。然則五苓散中之肉桂。又能滋乾清熱否耶。若以桂枝湯爲單解。五苓散爲兩解。是誤認五苓散中之桂爲桂枝矣。不知五苓散方中。原云桂去粗皮半兩。桂枝湯固爲解表而設。然五苓散中之桂。豈亦能解表耶。假使五苓散中亦果用桂枝。則何故偏以桂枝湯中之桂枝爲熱而不可復用。以五苓散中之桂枝爲滋乾清熱耶。若此。毋怪其太陽中篇。傷寒發汗已。脉浮數煩

渴條下。五苓散註中。有朮用蒼。桂用枝之謬語。良可歎也。義詳五苓散方論中。此不多贅。

太陽病。發汗。遂漏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湯主之二十九

太陽中風。本衛不和而毛孔不閉。營陰弱而不能內守。所以陽浮熱自發。陰弱汗自出也。而又誤發其汗。遂至衛陽愈踈而不能外固。營陰愈弱而汗漏不止也。如此非唯病不能除。而亡陽之變生矣。惡風乃陽虛生外寒。非尚論所云爲風所襲也。以衛陽不密。勝

理空疎不能任受風寒。雖無風而亦畏惡也。小便難。亦非津液外泄而不下滲也。蓋衛外之陽。即下焦真陽之所升發者也。汗漏不止而陽氣散亡於外。則真陽敗泄於內命門無火。三焦不能施化。氣化不行。故膀胱之水道不利也。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素問陽明脉解云。四肢爲諸陽之本。靈樞終始篇云。陽受氣於四肢。陰受氣於五藏。邪客篇云。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慓疾。而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此因誤汗亡陽。而陽氣不能充於四肢故也。生氣通天

論云。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無陽氣則筋寒而拘攣。故微急而難以屈伸也。若此者。是犯悞汗亡陽之逆也。當隨證治之而桂枝湯不中與也。故以桂枝加附子湯主之。

桂枝加附子湯方

於桂枝湯方內。加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餘依前法。

此方於桂枝湯全方内加附子者。故多一加字。傷寒八九日風溼相摶條下之桂枝附子湯。芍藥已去。非

桂枝全湯。乃另是一方。故無加字

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湯主之。三十

尚論取方氏之說。謂此條爲誤服大青龍。因而致變者立法。誤矣。大凡汗多亡陽。及三陰無陽之證。皆以附子溫經復陽。乃治之大經。理之自然。一定之法也。豈獨一青龍之誤爲然哉。其所以疑之者。蓋以太陽下篇之誤服大青龍。而致厥逆筋惕肉瞤之變者。亦以真武湯救之之故也。然服桂枝湯而強逼其汗。遂

可使如水流漓。亡陽致變矣。況於麻黄大青龍。以及火刼乎。所以謂之發汗。而不曰解肌也。汗出不解仍發熱者。非仍前表邪發熱。乃汗後亡陽。虛陽浮散於外也。若仍因表邪發熱焉。有全不顧表而竟用真武湯之理乎。觀長沙立治。義自明矣。此所謂心下悸者。非心悸也。蓋心之下。胃脘之上。鳩尾之間。氣海之中。靈樞謂膻中為氣之海也。誤汗亡陽。則膻中之陽氣不充。氣不得伸而呼吸不利。所以築築然跳動也。蓋因汗多則陽虛。陽虛則龍火上炎。無根失守。搧動君

火。故心下若怔忡之狀。頭旋眩暈。身體爲之瞤動也。振振欲擗地。前註家皆置之不解。而方氏引毛詩註云。擗。拊心也。言拊心而無可奈何也。若此是拊心而非擗地矣。喻氏謂汗出過多。衛氣解散。其人似乎全無外廓。故振振然四顧徬徨。無可置身。欲闢地而避處其內。汗多亡陽。欲入土中。避虛就實也。愚謂此論又覺過於深求。不能無穿鑿之病。以意解之。則振振欲擗地者。即下文所謂發汗則動經。身爲振振搖之意。言頭眩而身體瞤動。振振然身不能自持而欲仆

地。因衛分之真陽喪亡於外。故命門之龍火飛越於上。與誤服大青龍之變無異矣。焉得不以真武湯收其散失之陽。導使歸源。令龍潛海底。方得波恬浪息也。故以真武湯主之（方見青龍湯下）

發汗後。身疼痛。脈沉遲者。桂枝加芍藥生薑各一兩。人參三兩。新加湯主之　三十一

此本中風而以麻黃湯誤發其汗。遂使陽氣虛損。陰液耗竭。不能充灌滋養。故身疼痛而脈沉遲。非傷寒脈浮緊而身疼痛之可比也。浮緊則知其表邪未解。

沉遲則知其陽氣已虛。陰陽應象論云。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生氣通天論云。聖人陳陰陽而筋脉和同。此以誤汗亡陽。無以爐培筋骨。所以身疼痛。故仍以桂枝湯和解衛陽。因誤汗之後。多加芍藥之酸收。以斂營陰之汗液。生薑以宣通其衰微之陽氣。人參以扶補其耗散之元真。故名之曰桂枝新加湯。然身疼痛而脉沉遲。皆無陽之證。而不加附子以溫經復陽者。以未如肉瞤筋惕。汗漏不止之甚。故不必真武湯。及桂枝加附子湯救急之法也。若服而而未除

者。恐亦必當加入也

辨誤　前註家俱認作傷寒發汗後。寒邪不能盡出所致。誤矣。夫傷寒發汗。即或寒邪未盡。旣汗之後。亦無身反疼痛之理。身疼雖屬傷寒本證。設汗後未除。則脉當浮緊。何反沉遲。况桂枝本爲解肌。於寒傷營之證。已在禁例。且叮嚀告戒曰不可與也。當取識此。勿令誤也。若傷寒而用桂枝。豈仲景立法自犯乎。桂枝湯已在所禁。可更加芍藥人參以收補之耶。此不啻自明者也。旣曰桂枝新加。而原方不改。則知仍桂

枝之舊更加芍藥生薑人參矣。治法不離乎桂枝。則尤知其爲太陽中風矣。復何疑乎。尚論謂名之曰新加者。明非桂枝湯中之舊法也。恐誤

桂枝新加湯方

桂枝三兩　芍藥四兩　甘草二兩炙　人參二兩

生薑四兩　大棗十二枚擘

右六味。以水一斗一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分温服如

桂枝法　義在註中不另立論

病人脈數。數爲熱。當消穀引食而反吐者。此以發汗令

陽氣微。膈氣虛。脉乃數也。數爲客熱。不能消穀。以胃中虛冷。故吐也 二十二

言病人脉數。數則爲熱。若胃熱。當消穀善饑而引食矣。而反吐者。皆以發汗之故。令陽氣微。膈氣虛。脉乃數也。靈樞經謂穀入於胃。其精專之清氣。化而爲營。行於脉中。穀之濁氣。降於下焦。爲眞陽所蒸。其清陽之氣。慓悍滑疾。行於脉外。直達皮膚而爲衛氣。其宗氣積於胸膈之膻中。上通於肺而爲呼吸。然雖有營氣衛氣宗氣三者之分。實即穀之一氣所化也。誤汗

而衛外之陽氣敗亡則膻間之宗氣。胃中之陽氣。悉隨汗出之精液而外泄矣。素問評熱病論云人所以汗出者。皆生於穀。穀生於精。今邪氣交爭於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勝也。精勝則當能食而不復熱。復熱者。邪氣也。汗者。精氣也。今汗出而輒復熱者。是邪勝也。不能食者。精無俾也。病而留者。其壽可立而傾也。以經義揆之。此條之義。蓋以發熱汗自出之中風。而又誤發其汗。致令衛外之陽。與胃中之陽氣皆微。膻間之宗氣大虛，故虛陽浮動而脉乃數也。素問

陰陽別論云。凡陽有五。五五二十五陽。所謂陽者。胃脘之陽也。若胃脘之陽氣盛。則能消穀引食矣。然此數非胃中之熱氣盛而數也。乃誤汗之後。陽氣衰微。臟氣空虛。其外越之虛陽所致也。以其非胃脘之真陽。故爲客熱。其所以不能消穀者。以胃中虛冷。非唯不能消穀。抑且不能容納。故吐也

汗下顛倒

本發汗而復下之。此為逆也。若先發汗。治不為逆。本先下之而反汗之為逆。若先下之。治不為逆

此論證有表裏。法有汗下。若顛倒錯誤。則為治之逆也。逆之則變生矣。夫邪氣在表。本當發汗。而反下之。必有變逆之患。此為治之逆也。若先發其汗。則治不為逆。邪氣在裏。本當先下之而後他治。若反汗之。則必有變逆之患。故亦為治之逆。若先下之。則治不為逆矣。此治法之先後次第也

太陽病。下之而不愈。因復發汗。以此表裏俱虛。其人因致冒。冒家汗出自愈。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得裏未和。然後下之 三十四

治病雖有權變。汗下豈宜顛倒。此承上文言邪氣在表。當先以汗解。今反先下之而不愈。因復發其汗。下之則先虛其裏。汗之則又虛其表。以此一下一汗而表裏俱虛矣。其人邪氣雖未內陷。而元氣已虛。即欲得汗而邪氣鬱滯於表。一時未得發越。因而致冒。冒者。蒙瞀昏眩。若以物覆冒之狀也。其所以冒者。以邪

氣欲出而未得故也。胃家得汗出、則邪氣得泄而自愈矣、其所以然者。以汗出表和故也。表氣既和之後。方審其裏有未和。然後下之可耳。觀此。則知表邪在所必解。若夫下與不下。須察其裏之和與不和。非汗後必當下也。況未汗之前。可先下之乎。此長沙示人以平常顯易之法。戒人勿顛倒錯誤也

下之後。復發汗。必振寒脉微細。所以然者。以內外俱虛故也 三十五

誤下之後。復發其汗、陽氣大虛以振慄惡寒而脉見

微細。其所以然者。以下之則胃中之陽氣已虛。汗之則表間之衛陽又損。致脉證皆見虛寒。故曰內外俱虛也

下之後。復發汗。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脉沉微。身無大熱者。乾薑附子湯主之 三十六

上文言下後復發汗。必振寒而脉微細。知其爲內外之陽氣皆虛矣。而此條之下後復汗。致晝日煩躁不眠。夜而安靜者。何也。蓋晝者。陽也。夜者。陰也。煩雖屬陽。而躁則陰盛迫陽之所致也。夫衛陽與營陰和協。

則能安臥。陽虛而煩。陰盛而躁。故不得眠也。下而復汗。陽氣大虛。陽虛則陰盛。晝則陽氣用事。且衛氣行陽二十五度之時。陽氣雖虛。尚能與陰爭。故晝日煩躁不得眠。月令仲夏仲冬二至之候。陰陽偏勝則陰陽爭。即易所謂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無陽之義也。夜則陰氣獨治。陽微不能與爭。故安靜也。發熱惡寒嘔逆者。太陽之表證也。嘔而寒熱者。少陽之表邪也。太陽熱邪犯府。則渴欲飲水。陽明熱邪入裏。必渴欲飲水。至於邪在少陽。則或渴或不渴矣。不嘔不渴。

則知病不在陽經矣。況無表證。身無大熱而脉見沉微。沉則陰寒在裏。微為陽氣大虛。故當以乾薑附子為溫經復陽之治也

乾薑附子湯方

乾薑 一兩　附子 一枚去皮生用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頓服 義具註中

大下之後。復發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也。勿治之。得小便利。必自愈 三十七

大下之後復發汗。無他變證。但小便不利者。以汗下

兩亡其津液。且陽虛而氣化不行也。且勿治之。恐利其小便。又下竭其津液而致變也。姑待其下焦眞氣漸復。津回氣化。得小便利。必自愈矣

## 中風誤下

太陽病。外證未解者。不可下也。下之為逆。欲解外者宜桂枝湯主之 三十八

未言誤下之逆。先申下早之禁。以致其叮嚀戒警之意也。夫太陽中風。其頭痛項強。發熱惡寒自汗等表證未除。理宜汗解。慎不可下。下之則於理為不順於法為逆。逆則變生而邪氣乘虛內陷。結胸痞硬。下利喘汗。脈促胞滿等證作矣。故必先解外邪。欲解外者。宜以桂枝湯主之。無他法也

太陽病。先發汗不解。而復下之。脉浮者不愈。浮為在外。而反下之。故令不愈。今脉浮。故知在外。當須解外則愈。宜桂枝湯主之三十九

中風本應解肌。不當發汗。即用桂枝湯。亦有如水流漓而病不除者。况前條亦有初服桂枝湯而反煩不解。必待先刺風池風府。使風邪得泄。然後却與桂枝湯則愈者。可見表證未解。未可遽用他法也。醫見汗後不解。疑其邪已入裏。而復下之。仍見浮脉而不愈者。何也。因脉浮為風邪在外。不應反下之。下之而不

愈者。以藥不中病。故令不愈也。今以脉仍浮。故知邪尚在外。幸而猶未陷入也。當須仍解其外邪則愈矣。

宜以桂枝湯主之

太陽病。下之後。其氣上衝者。可與桂枝湯。方用前法。若不上衝者。不可與之四十

太陽中風。外證未解之時而誤下之。則胃氣虚損。邪氣乘之。當內陷而爲痞爲結。下陷而成協熱下利矣。以下後而其氣上衝。則知外邪未陷。胸未痞結。當仍從外解。可與桂枝湯。不須加減。悉照前方服法可也。

若其氣不上衝者。恐下後邪或內入、胃氣已傷。將有逆變。尚未可知。桂枝湯不可與也。姑待其變。然後隨證治之可耳。

辨誤　條辨及尚論。皆曰以桂枝湯加入前下藥內。則表邪外出。裏邪內出。即用桂枝大黃湯之互詞也。不知彼太陰條下。因本太陽病。誤下而致腹滿時痛。故屬太陰。然雖屬太陰。而未離太陽。故仍以桂枝湯解表。又以脾陰受傷。故倍加芍藥。直至大實痛者。已兼陽明。方用桂枝加大黃湯以兼攻其胃實耳。豈此

條可比。今以下之而但其氣上衝。未生他變。已屬倖免。寧可再用從前下藥。使一誤再誤耶。恐有識者必不以為然也

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黃連黃芩湯主之 四十一

桂枝證。風傷衛也。反下之。不汗解而反誤下之也。利遂不止。因誤下之故。熱邪隨之而內犯也。脉促者。非脉來數。時一止復來之促也。即急促亦可謂之促也。促為陽盛。下利則脉不應促。以陽邪熾盛。故脉加急

促。是以知其邪尚在表而未解也。然未若協熱下利之表裏俱不解。及陽虛下陷。陰邪上結而心下痞鞕。故但言表而不言裏也。喘而汗出者。經脉別論云。太陽藏獨至。厥喘虛氣逆。是陰不足。陽有餘也。蓋邪熱上盛。故脉促而氣喘也。汗出。汗自出也。若陰脉弱而汗自出。猶是桂枝證也。今脉促汗出而表未解。則知為誤下之變。邪氣已誤越陽明之境矣。喻氏所謂太陽熱邪。未傳陽明之經。已入陽明之府矣。所謂桂枝湯不中與也。故以葛根解陽明之表。芩連清邪熱之

盛而和之以甘草者。所以撫定中州也

葛根黃連黃芩湯方

葛根半斤　黃連三兩　黃芩二兩　甘草二兩炙

右四味。以水八升。先煮葛根減二升。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分温再服

太陽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故也。桂枝加厚朴杏仁湯主之四十三

此亦犯誤下之禁而脉不言促。雖喘而微。此變逆之小而輕者也。其所以致之者。亦因表邪未解而妄下

之之故也。以風邪仍在太陽。故仍用桂枝。又以誤下則胃受傷而中氣逆滿。故用厚朴之辛溫以下氣。微喘則邪壅上焦。故用杏仁之苦辛。以利上焦之肺氣也

桂枝加厚朴杏仁湯方

於桂枝湯方內。加厚朴二兩。杏仁五十箇。餘依桂枝湯法

喘家作桂枝湯。加厚朴杏子佳 四十三

此示人以用藥之活法。當據理合法加減。不可率意

背理妄加也。言凡作桂枝解肌之劑。而遇有氣逆喘急之兼症者。皆邪壅上焦也。蓋胃為水穀之海。肺乃呼吸之門。其氣不利。則不能流通宣布。故必加入厚朴杏仁乃佳。杏子。即杏仁也。前人有以佳字為仁字之訛者。非也

太陽病。下之後。脉促胸滿者。桂枝去芍藥湯主之。若微惡寒者。去芍藥方中加附子湯主之 四十四

成註云。下條太陽病。下之。其脉促不結胸者為欲解。此條下後脉促而復胸滿。則又不得為欲解矣。蓋由

下後陽虛。表邪漸入而客於胷中。故與桂枝湯以散客邪。通行陽氣也。此說最為近理。尚論謂誤下脉促。與上條同。以無下利不止。汗出等證。但見胸滿。則陽邪仍盛於陽位。此論恐未愜仲景之旨。稍不如成氏之說矣。何也。觀下文云。若微惡寒者。即於方中加附子。則知早已屬下後陽虛之證矣。焉可謂之陽邪仍盛於陽位乎。葢同一誤下脉促。上條多一下利不止。但因喘汗而知其為陽盛。尚用芩連清熱。此條少一下利不止。但因胸滿而即知其為陽虛。非唯不用寒

凉。柳且於桂枝湯中。減去芍藥者。以桂枝湯中之芍藥。原因陰弱汗自出。故用之以益陰斂液。扶陰氣之孱弱也。非邪入胸滿。陽虛者之所宜。故去之耳。可見胸滿一證。雖未成痞結。而近於痞結矣所以下早熱入。致結胸而鞕痛者。可與大陷胸及大黃黃連瀉心湯。其心下氣痞者。皆下後胃陽虛損。陰邪上逆。搏結而成。即下章所云。此非結熱。但以胃中虛。客氣上逆。故使鞕也。故諸瀉心湯中。皆以乾薑黃連並用。以開其堅凝之痞結。乃內經熱因寒用之法也。故此條以

桂枝去芍藥。以解散陽邪。流通陽氣。治下後陽虛之脉促胸滿。若增微惡寒。則陽氣大虧。致陽氣不能衛外而陽虛生外寒矣。故加附子以溫經復陽也

桂枝去芍藥湯方

於桂枝湯方內。去芍藥一味。餘依桂枝湯法

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方

於桂枝湯方內。去芍藥加附子

太陽病下之。其脉促不結胸者此為欲解也。脉浮者。必結胸也。脉緊者必咽痛。脉弦者必兩脇拘急。脉細數者。

頭痛未止。脉沉緊者必欲嘔。脉沉滑者協熱利。脉浮滑者必下血四十五

此條詳言誤下之脉證。以盡其變。見病在太陽。决無可下之理也。前條脉促。以喘汗而知其爲陽邪上盛。故用芩連以徹其熱。次條同一脉促。以胸滿而知其爲下後陽虛。表邪入客於胸中。將成結胸。故仍用桂枝去芍藥以散陽邪。此條亦下後脉促。旣不能盛於上而爲喘汗。亦不至陷於内而爲結胸。脉雖促而陽分之邪。已自不能爲患。是邪勢將衰。故爲欲解。此誤

下之僥倖者也。若誤下之後。脉仍浮者。可見表邪甚盛。不爲下衰。將必乘誤下之裏虛。陷入上焦清陽之分而爲結胸矣。若下後脉見緊者。則下後陽虛裏寒已甚。夫膀胱者。足太陽寒水之腑也。足少陰腎者。足太陽寒水之臟也。故太陽與少陰表裏而爲一合也。誤下之後。陽虛陰盛。下焦之虛陽。爲少陰之陰寒所逼。循經上衝。必作咽痛也。何也。靈樞經脉篇云。足少陰之脉。其直者從腎上貫膈。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是動則病舌乾咽腫。嗌乾及痛者是也。弦爲東方木

氣。肝膽之病脉也。下後而見弦脉。則知邪犯少陽之經矣。經脉篇謂足少陽之脉。貫膈絡肝屬膽。循脇裏。出氣街。動則病口苦善太息。心脇痛。不能轉側。素問熱論云。其脉循脇絡耳。故胸脇痛而耳聾。所以知其邪入少陽也。脉細數者。細則爲虚。數則爲熱。下後虚陽上奔。故頭痛未止。若脉見沉緊。則爲下後陽虚。致下焦陰邪上逆而嘔也。沉爲在裏。沉主下焦。滑爲陽動。滑主裏實。誤下裏虚。熱邪陷入。虚熱相協。中氣失守。水穀下趨。隨其誤下之勢。必爲協熱下利也。脉法

云。浮為在表。滑主痰食。似與血分無涉。然誤下裏虛。若兩尺浮滑者。則邪熱下走。陰分受傷。故必下血也。

辨誤　尚論謂脉浮句。當增一促字。其浮字貫下四句。言浮而促者。浮而緊者。浮而弦者。浮而細數者為是。因論中省一箇促字。三個浮字。後之讀者遂眩。未知從何攷訂。豈別見之於他本歟。抑不過出之臆見歟。吾恐仲景之文。反覆詳審。猶恐後人不悟。豈故吝此三四字而省之耶。且下文浮滑之浮字。又不省去。何哉

太陽病。外證未除而數下之。遂恊熱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鞕。表裏不解者。桂枝人參湯主之 四六

外證未除。一誤下之。已足致變。況數下之乎。頻數下之。焉有內氣不虛者乎。裏虛而邪熱內陷矣。正氣既虛。則不能卻邪外出。邪氣既陷。亦不能自出還表。中氣虛而無以內守。邪熱陷則勢必下攻。以虛恊熱。故下利不止也。恊。合也。同也。言但熱不虛。但虛無邪。皆不足以致此也。熱邪恊虛。中氣不守。津液下奔。循其誤下之勢。利遂不止。致胃中陽氣虛竭。故陰氣上逆。

堅結於胃中而痞鞕也。心下者。胃居心之下也。舊註皆以正虛邪實解之。正虛固不必言。邪實則熱邪實於裏矣。豈反有參朮乾薑之用耶。不知證雖協熱而下利。胃又因下利而陽虛。下利則熱邪下走。陽虛則陰邪上逆。故心下痞鞕也。甘草瀉心湯條內。明言此非結熱。但以胃中虛。客氣上逆。故使鞕也。所以下文有心下痞。無陽則陰獨之論。此誤下成痞一貫之理也。表不解者。以外證未除而言也。裏不解者。以協熱下利。心下痞鞕而言也。若欲表裏兩解。則桂枝湯不

中與也。當以桂枝人參湯主之

桂枝人參湯方

桂枝四兩 甘草四兩 白朮三兩 人參二兩

乾薑三兩

右五味。以水九升。先煮四味取五升。內桂更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再服。夜一服

以桂枝甘草爲君者。桂枝所以解衛分之陽邪。以外證未除故也。甘草所以緩虛痞之堅結。救中土之崩陷。猶甘草瀉心之義也。臣之以參朮所以補正氣之

虛。救下利之不止也。然脾胃之虛寒。中焦之痞結。以及不止之下利。非以溫熱守中之乾薑佐之。不能建奇功也。曰桂枝而去芍藥者。蓋桂枝湯中之芍藥。以陰弱汗自出。故用之以歛營氣而收陰液者也。悞汗者宜之。誤下而表邪未解者。不可與人參並用也。雖名曰桂枝人參湯。實桂枝人參理中湯也。以其辛溫而能解散外邪。溫補而能守中消痞。故爲兩解表裏之劑云

太陽病。二三日。不能臥。但欲起。心下必結。脉微弱者。此

本有寒分也。反下之。若利止。必作結胸。未止者。四日復下之。此作協熱利也四十七

二三日。表邪未解。將入裏而未入裏之時也。不能臥但欲起者。邪勢攪擾。坐臥不寧之狀也。若此。則知邪已在胸次之陽位矣。以尚未入胃。故知心下必結。必者。決詞也。本文雖不言治法。以理推之。即梔子豉湯之類症也。若此症而脉見微弱者。其中氣本屬虛寒。尤為不可下之證。而反下之。若利隨下止。則陷入之邪。不得乘勢下走。必鞕結於胸中矣。若三日下之而

利未止者。第四日復下之。則已誤再誤。有不至中氣不守。胃氣下陷。以虛協熱而下利者乎。此所以重以爲戒也。前條誤下而利下不止。故因虛寒而成痞鞕。此條誤下利止。亦因虛寒而成結胸。均屬太陽未解之證。一痞一結。似有虛實之殊。然脉微弱而本有寒分者。其可竟以實熱待之耶。協熱二字。當與前條不甚相遠也。可見發於陽者而亦痞亦結。是終無一定之例也。但當以寒熱虛實爲準則可耳。

蓄血

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當先解外。外解已。但少腹急結者。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氣湯 四十八

太陽之經脉。起於目內眥之睛明穴。上額交巔。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挾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屬膀胱而終於足小指之至陰穴。故太陽為膀胱之經。膀胱為太陽之府。此以太陽中風之陽邪不解。熱邪內走而結於膀胱。則熱在下焦。即下文所謂太陽隨經

瘀熱在裏也。其人如狂者。謂經論云。血并於陰。氣并於陽。故爲驚狂。生氣通天論云。陰不勝其陽。則脉流薄疾。并乃狂。謂之如狂者。狂而未甚之詞。其語言動靜。或是或非。猶未至於棄衣而走。登高而歌。踰垣上屋。妄言罵詈。不避親疎之甚也。熱在下焦。故迫血自下。血下則熱邪隨血下泄。故愈也。若其血不得自下。而留蓄於少腹者。當攻之。然外證未解者。恐裏虛邪陷。故尚未可攻。必當先解外邪。得外邪已解。但覺少腹急結者。乃可攻之。宜以桃仁承氣湯下蓄血。則

愈矣

桃核承氣湯方

桃仁 五十箇去皮　桂枝　大黃 四兩　芒硝 二兩

甘草 二兩 桂枝二兩是後人所改推仲景立方本意當是肉桂五錢漢之五錢即今之一錢二分也分三次服之是每服止五分而已與硝黃同用亦未為太過也

右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半。去滓。內芒硝。更上火微沸。下火先食溫服五合。日三服。當微利

承氣。即大小承氣之義。神農本經。謂桃仁主瘀血血閉。潔古云。治血結血秘。通潤大腸。破蓄血。東垣謂桃

仁苦重於甘。氣薄味厚。沉而降。陰中之陽。乃手足厥陰藥也。苦以泄滯血。甘以生新血。故破瘀血者用之。其功治熱入血室。泄腹中滯血。除皮膚血熱凝聚。大黃下瘀血積聚。留飲宿食。蕩滌腸胃。推陳致新。芒硝鹹寒下泄。鹹走血。鹹軟堅。熱淫於內。治以鹹寒之義也。桂之爲用。雖曰補五勞七傷。通九竅。利關節。益精補腎煖腰膝。治攣縮。續筋骨。生肌肉。引血化膿作汗等効。然通血脉。消瘀血。尤其所長也。甘草所以保脾胃。和大黃芒硝之寒峻耳。此即至眞要大論之所謂

君二臣三。奇之制也

辨誤　此條之如狂。成氏謂熱在膀胱。與血相搏。未至於狂。但不寧爾。條辨以為心主血而屬火。膀胱居下焦而屬水。膀胱熱結。水不勝火。心火無制。熱與血搏。不歸經而反侮所不勝。故走下焦而為蓄血。心雖未病。以火無制。故悖亂顛倒。與心狂無異。又曰少腹者。膀胱也。急結者。有形之血蓄積也。尚論因之。遂以為熱邪搏血。結於膀胱。膀胱為太陽寒水之經。水得熱邪。必沸騰而上侮心火。故其人如狂。若少腹急結。

則膀胱之血。蓄而不行。余歷觀註傷寒家。動輒以驚狂譫語。及心下悸者。皆作心病論。已屬乖謬。而血蓄膀胱之說。恐尤爲不經。愚謂仲景之意。蓋以太陽在經之表邪不解。故熱邪隨經內入於府。而瘀熱結於膀胱。則熱在下焦。血受煎迫。故溢入迴腸。其所不能自下者。蓄積於少腹而急結也。況太陽多血少氣。陽明多氣多血。腸胃爲受盛之器。傳化糟粕之溺道。百物之所滙。血熱妄行。豈有不歸腸胃者乎。且膀胱爲下焦清道。其蒸騰之氣。由氣化而入。氣化而出。未必

能藏蓄血也。即另有洩血一證。亦由腎藏受傷。下焦氣化乖離。故有氣血錯亂之病。然自小便流出者。亦非瘀蓄留滯。成形作塊之血也。若果膀胱之血。蓄而不行。則膀胱瘀塞。下文所謂少腹硬滿。小便自利者。又何自出乎。歷見蓄血必從大便而出。未見有傷寒蓄血而出於小便者。若果出於小便。因何反用桃仁承氣。及抵當通其大便乎。恐有識者必不以為然也。方中之桂枝。王肯堂先生。已於傷寒準繩中斷云。以上證。詳玩之。當是桂。非桂枝也。蓋桂枝輕揚治上。桂

厚重治下。成氏隨文順釋未足據。觀此論。可以正千古之訛。復仲景之舊矣。奈何以後註家。又云仍加桂枝分解外邪。恐餘邪少有未解。其血得以留戀不下耳。桃仁承氣也桂枝解外。與大柴胡湯之柴胡解外相仿。益見太陽隨經之熱。非桂枝不解耳。余詳味原文。仲景原云外不解者。尚未可攻。當先解外。外解已。但小腹急結者。乃可攻之。觀外解已三字。則表邪已去。下文但字之義。則更無餘邪。是桃仁承氣湯。未許用之於外證未解之前。但可用之於外證已解之後。

外證既解。又何必仍加桂枝。以分解外邪乎。此方自成氏以來。即改桂為桂枝。其故何也。揣其臆見。是必因熱結膀胱。迫血妄行。畏桂之辛熱而不敢用。故易之以桂枝耳。不知血既瘀蓄。而以大黃之苦寒。芒硝之鹹寒下之。非以桂之辛熱佐之。安能流通其凝結。融化其瘀滯乎。況硝黃得桂。則無苦寒之慮。桂得硝黃。亦無辛熱之虞矣。嗚呼。仲景醫聖。豈其立法尚有偏弊。必待後人規正耶。此非仲景誤人。乃後人悞仲景耳。嗟夫

太陽病。六七日表證仍在。脉微而沉。反不結胸。其人發狂者。以熱在下焦。少腹當鞕滿。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陽隨經瘀熱在裏故也。抵當湯主之。四九

太陽中風至六七日。乃邪當入裏之候。不應表證仍在。若表證仍在者。法當脉浮。今脉反微而沉。又非邪氣在表之脉矣。邪氣既不在表。則太陽之邪。當陷入而爲結胸矣。今又反不結胷而其人發狂者。何也。蓋微爲陽氣虛。沉爲邪在下。以邪不在陽分氣分。故脉微。邪不在上焦胸膈而在下。故脉沉。熱在下焦者。即

上文所謂熱結膀胱也。熱邪煎迫血沸妄溢。留於小腹。故少腹當鞕滿。熱在陰分血分。無傷於陽分氣分則三焦之氣化仍得運行。故小便自利也。若此者。當下其血乃愈。其所以然者。太陽以膀胱為腑。膀胱以太陽為經。本經自為表裏。其太陽在經之表邪。隨經內入於腑。其鬱熱之邪。瘀蓄於裏故也。裏非三陰也。乃太陽之裏膀胱也。熱瘀膀胱。逼血妄行。溢入迴腸。所以少腹當硬滿也。上條不言脉。此言脉微而沉。上條言如狂。此言發狂。上條云少腹急結。此云少腹硬

滿。上條之血。尚有自下而愈者。其不下者。方以桃仁承氣下之。此條之血。必下之乃愈。證之輕重。迥然不同。故不用桃仁承氣湯。而以攻堅破瘀之抵當湯主之

抵當湯方

水蛭三十箇油熬　蝱蟲三十箇去翅足熬　桃仁二十箇去皮研　大黃三兩酒浸

右四味為末。以水五升。煑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不下再服

水蛭苦鹹。與蝱蟲皆為肝經血分之藥。性皆嗜血。故

善咂牛馬人血。聞氣即着。其喙鋒利。所以為攻瘀破血之精銳。合桃仁大黄而為抵當湯丸也。抵當者。言瘀血凝聚。固結膠黏。即用桃仁承氣。及破血活血諸藥。皆未足以破其堅結。非此尖銳鑽研之性。不能抵當。故曰抵當。世俗畏水蛭入腹再活。皆不敢用。不知彼雖易生之物。若不得天地雨露之氣。泥水溼熱之助。豈得再生。況已經熬炒。絹濾去滓。已是無形。但存氣味矣。又受人腸胃之火氣運行消爍。已達病所。消化瘀血。隨大便而並出矣。焉得更留於人腹耶。愚醫

每每惑之。然則仲景肯誤人耶。殊屬可笑。成氏謂苦走血。鹹勝血。凡本草醫書皆宗之。內經宣明五氣篇云。鹹走血。陰陽應象論云。鹹勝苦。蓋血爲水類。鹹味入之。故血之味鹹。苦爲火味。鹹爲水味。水能制火。故鹹勝苦。成氏之說。終不知其何所自出也

太陽病。身黃。脈沉結。少腹鞕。小便不利者。爲無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證諦也。抵當湯主之卒

此又以小便之利與不利。以別血證之是與非是也。

身黃。遍身俱黃也。沉爲在裏而主下焦。結則脈來動

而中止。氣血凝滯。不相接續之脉也。前云少腹當硬滿。此則竟云少腹硬。脉證如此。若猶小便不利者。終是胃中瘀熱欝蒸之發黃。非血證發黃也。故爲無血若小便自利而如狂。則知熱邪與氣分無涉。故氣化無乖。其邪在陰血矣。又知血在下焦。所以脉沉結。少腹硬也。如此乃爲蓄血發黃。此血證最詳最審。更無差誤之真諦也。故必以抵當湯主之